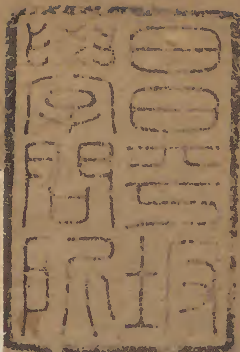


晦菴文集

六十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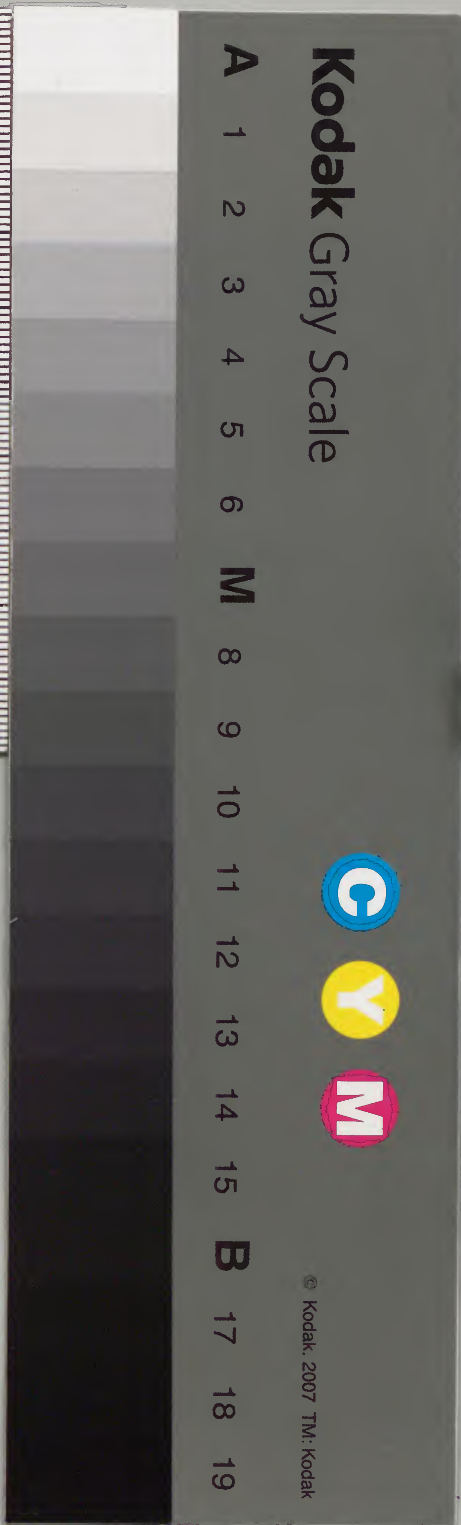


庫文閣内		
西七函	三四九二號	漢書類
一〇架	六四冊	

庫文閣内		
三五函	三四九二號	漢書類
二四架	六四冊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492
冊數	64	(36)
函號	315	136

三十六





朱公文集卷第六十

淺草文庫

存也夫學非讀書之謂然不讀書又無以知為學之方故
讀之者貴專而不貴博蓋惟專為能知其意而得其用徒
博則反苦於雜亂淺畧而無所得也今一旦而讀八書則
其茫然而不得其要也豈足恠哉願且致精一書優柔厭
飫以求聖學功夫次第之實俟其心通意解書冊之外別
有實下功夫處然後更易而少進焉則得尺得寸雖少而
皆為吾有矣欲為沙隨程文立祠甚善但衰病不堪思慮
曲折已報余正矣幸察之

徐龍

答周純仁

彼中既有故舊可以相依氣候亦須差勝嶺外又在鄉里
 遠亦時得親闈安問於理似亦可少安年來時論以亦漸
 平昨日又聞廟堂一番除拜固不足為吾道之重輕然於
 故舊或畧能垂意但在自己分上只合閉門堅坐聽其所
 為切不可因此便起妄念徒爾紛紛有損無益也所欲買
 書偶小兒赴銓未歸已為託相識置到付之來人數在別
 紙可自檢點付來楮券殊少不足於用已為允數券買去
 然尚有不能盡買者及所補印簿書不知是要何等紙板
 樣大小如何其人未敢為印有便子細報及當續為印也
 閑中無事固宜謹出然想亦不能一併讀得許多似此專
 人來徃勞費亦是未能省事隨寓而安之病又如多服燥

熱藥亦使人血氣偏勝不得和平不但非所以衛生亦非
 所以養心竊恐更須深自思省收拾身心漸令向裏令寧
 靜閑退之意勝而飛揚躁擾之氣消則治心養氣處世接
 物自然安穩一時長進無復前日內外之患矣

答周純仁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止既成萬物也本義云云
 某竊謂止言六子用末王八卦之位者以六子之主時
 成用而言故以四時為序而用末王後天之序下言六
 子用伏羲八卦之位者推六子之所以主時成用而言
 故以陰陽交合為義而用伏羲八卦之序蓋陰陽各以
 其偶合而六子之用行所以能變化盡成萬物也伏羲
 八卦則兌震以長男而合少女艮巽以長女而合少男

皆非其偶然故自動萬物者莫疾乎雷至終萬物始萬
物者莫盛乎艮皆別言六子之用故以四時之次言之
而用文王八卦之序下則推其所以成用於陰陽各得
其偶故用伏羲八卦之序若上用伏羲卦次則四時失
其序下用文王八卦則兌震艮巽皆非其偶矣伏羲卦
序與今卦序不同不知是孔子創為之而作序卦耶抑
自文王用公繫辭之後已更伏羲之序如此而孔子特
以序卦明其義耶

伏羲自是伏羲卦序文王周公自是文王周公卦序

答周南仲南

往歲湖寺雖嘗獲一函而病冗不能款扣餘論後乃得見
廷對之文切中特病深以歎服益恨相去之遠不得會聚

以講所聞也茲守惠書又見季通具道遊從切磋之益深
以為慰比日雪中德履佳福熹頑鈍之學晚方自信每病
當世道術分裂上者入於佛者下者流於管商學者既各
以其所近便先入者為主而又驅之以其好高欲速之心
是以前者既以自誤而遂以自欺後者既為所欺而復以
欺人文字愈工辨說愈巧而其為害愈甚不有明者孰能
舍其舊而新是謀哉來喻許以所疑下詢幸甚大抵聖賢
之言已明白直實說盡道理讀者但能虛心一意循序
致詳使其句內無一字之不通則其道理無一毫之不察
矣切不可為人大言相誑如九方臯相馬之說者而妄意
馳逐於言語之外也方賓主每書來說得道理儘有歸著
知與遊從可謂得交恐今已歸嘉禾也周叔謹行草草附

此不能究所言政法切祈珍重

答周南仲

承喻教學相長之意充副所望但為學之序必先成已然後可以成物反復來示似於自己分上未免猶有所闕恐不若且更向裏用工也此心此理元無間斷虧欠聖賢遺訓具在方冊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安排只從今日為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討論但使一日之間整頓得三五次理會得三五事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矣若只如此立得箇題目頓在面前又却低徊前卻不肯果決向前真實下手則悠悠歲月豈肯待人恐不免但為自欺自誣之流而終無得力可恃之地一何程二君能招致之甚善甚善來書已報之矣何足

可問及三事雖未要切然已是能著實講究若更窮道可量也後來之秀未見有能勇往直前探討負荷以續傳道之脉茲為可歎耳

答周南仲

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慊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自脩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已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答周南仲

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

答孟良夫猷

示俞為學之意甚善但伊洛垂訓以持敬為先此要切之語若不於此處立得根本即讀書應事思惟計度徒成紛擾卒無歸宿之地若能於此用力則動靜之間無適而不為學矣有書數冊託茂實送學中與諸生共之能往一觀當有益也聞當路有奉薦者足見公論之不泯甚慰然更深其本以須時用乃所望耳

答許生

中應

夫象先過此極道左右賢德令聞之美甚恨踰伏無因緣相見今者乃承惠書一通反復讀之益見所以求道鄉學之意深以為幸至於稱引前輩比擬非倫則有所不敢當也左右以應舉覓官美名好事之學為不足學而欲講乎義理以求脩己治人之方固已不終於所趨矣夫道之體用盈於天地之間古先聖人既深得之而慮後世之不能以達此於是立言垂教自本至末所以提撕誨飭於後人者無所不備學者正當熟讀其書精求其義考之吾心以求其實參之事物以驗其歸則日用之間諷誦思存應務接物無一事之不切於己矣來喻乃謂讀書遂於文義玩索墮於意見而非所以為切己之實則愚有所不知其說也世衰道微異論蠹起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

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爲大禁常欲學者
注其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
爲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辭氣之間脩已
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左右於此無乃
亦惑其說而未能忘耶夫讀書不求文義玩索都無意見
此正近年釋氏所謂看話頭者世俗書有所謂大慧語錄
者其說甚詳試取一觀則其來歷見矣若曰儒釋之妙本
自一同則凡彼之所以賊恩害義傷風壞教聖賢之所大
不安者彼既悟道之後乃益信其爲幻妄而處之愈安則
亦不待他求而邪正是非已判然於此矣又如所謂寧有
人皆得見之過無或有不睹不聞之收夫中庸之言正謂
道體流行初無間斷是以無所不致其戒懼非謂獨戒懼
乎隱微而忽畧其顯著也若如來喻則人所共見之處
斷多矣而曰循是存養不疾不徐吾恐其未免爲好高欲
速之尤者也至如孟子所謂非義襲而取之文義本自分
明而今學者未嘗細考但據口耳相承以至施安夫所者
蓋十人而二五也既勤下問不敢不盡其愚然亦未暇詳
究其曲折幸深察之當不俟報也近至富沙見陳守舍人
說及建閣藏書事欲以記文見委而未得其詳今收張卿
无善蔡兄李通書備見首末偶數日脚氣發作不能飲食
而右臂亦痛至不能親執筆憊卧支離口占布此知代期
不遠他日病起草得記成當因薛鄉轉達代者或同官中
必有能竟其事者但恐文詞鄙俚議論不同未必可用耳

答章季思 康

辱書具悉雅志大抵聖賢之教不過博文約禮四字博文則須多求博取熟講而精擇之乃可以浹洽而通貫約禮則只敬之一字已是多了日用之間只以此兩端立定程課不令間斷則久之自有進步處矣

答顏白奇昆仲

聖門設教具有科條持守講習要當各致其功無所偏廢而不使有頃刻之間斷焉則當有以自得其趣矣

答杜叔高

往歲辱訪於湖寺且以佳篇為贈讀之知所志之不凡然恨去國忽匆未得從容整所懷也茲辱枉書并寄兩論詞意奇偉則所以知足下者益以深矣顧念頃與仁里諸賢屢講此事尚多未契足下必已聞之若以愚言為是則固

無今日之辨若以為非則又何以見語為哉聖遠道晦人心頗僻險詞怪說雜然並起不憚於誣天罔聖詭經破義而務以適其利欲之私自非剛健明哲之才確然以勝私復理為已任者鮮不惑焉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其非已見於此甚可懼也足下試以愚言思之反諸其身而驗以聖賢之明訓必有以得其本心之正然後可以燭理揆事而無不合毋徒苦心勞力為此附會穿鑿而卒以陷溺其良心也

答杜叔高

示喻克己之說甚慰所望道理分明本如大路聖賢又如此指示提撕不為不切今人都不理會却別去千生萬受杜撰百般胡說亂道於自己分上了無分毫利益只可誑

嚇他人然亦只誑嚇得不識底人若被識道理人旁邊冷
育成甚模樣此區區所以於前日而論之際不能不失笑
於賢者之言也今承來喻乃知後來思之有得力處此又
見賢者資質本自過人但從前本欲誑人却反爲人所誑
今日一聞逆耳便能發悟於心不易得也然克己固學者
之急務亦須見得一切道理了了分明方見日用之間一
言一動何者是正何者是邪便於此處立定腳根凡是已
私不是天理者便克將去不但輕躁二字也辛文相會想
極款曲今日如此人物豈易可得向使早向裏來有用心
處則其事業俊偉光明豈但如今所就而已耶彼中見聞
豈不有小未安者想亦其以告之謀既不以老拙之言爲
嫌亦必不以賢者之言爲忤也

答程珙

示喻正名之說胡氏所論固有未盡然其大義謹嚴而聖
人之妙用變通又自有不可測者不可以私情常識議其
方也如以爲疑則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姑置此而
議其切於吾身者焉可也

答王南卿

熹方幸閑中得與一二學徒整理舊書而忽蒙恩收用雖
實衰老不敢以遠爲辭但恐迂踈議論多與時背一辭不
獲比已再上傳聞諸公亦無相彊之意計必得之矣萬一
未遂則又未知所以爲計也示及隊圖雖不知其然頃讀
曹公杜牧孫子見其所論車乘人數諸儒皆所未言唯友
人蔡季通每論此事以考周禮軍制皆合今得此書乃知

前輩已嘗用之而有效矣是其可傳無疑也跋尾所論皆
精當卒章辨荆公事則恐未然家有荆公與襄敏公手帖
數紙見當時事若辨荆公力主於內則群議動搖決難成
功但是後來襄敏見其他政事多出於聚斂培克之意故
不免有異論耳若論熙河之事則二公實同心膂無異說
也幸試思之恐須畧轉換過乃可取信其帖今錄以上呈
荆公政事固多失然此一事却是看得破也

答王南卿

長沙除命深感上恩但老病衰頹昏塞廢忘恐不能堪一
道之奇而再辭不獲上語丁寧伏讀皇恐遽欲起拜而鄙
意尚有少疑又苦足疾未容拜受遂且宿留更須旬日可
云就萬一可往不知老兄能一乘輿相過否所欲扣者

中條萬端非面不能究但恐不成行即此會又未可知耳
所改後語甚佳但恐金人立喙氏後一節恐不足深辨耳
彼於我為外臣而反連夏虜以為邊患則我之討伐自為
義舉彼於金虜非相吞之國則金人立之以樹黨在彼不
失為遠交近攻之計而外假存亡繼絕之名又足以使之
怨我而德彼亦其狡計之過人也豈足為義舉哉且喙斯
囉既有罪則當時討其所立之子自不為過正不必以討
其叛孫自解雖或金虜能立斯囉所立之後亦未足以愧
我而為賢也又謂因進陣法而或以咎荆公亦不記是誰
說然此事只合論其取之是非而其瑣細皆不足較若果
是矣則雖進陣法亦何不可之有耶又云今為荆公之累
恐此句亦未甚穩不知盛意是謂我累彼耶彼累我耶若

我累彼則此語可用而非所為立說之意不然則恐當改之為安或云今以荆公為累語意似覺深厚也妄論如此目昏不見字老草勿恠而并詳之幸幸甚甚陣法印本有便求數冊

信州有滿水集印本乃長安人李復之文記董擅非喃斯囉之子乃盜斯囉之妻而竊其國不知曾見之否事冗不暇細看更考之也

答王南卿

陣法細看尚有誤處如上卷第五板陣法內右邊兩隊各欠馬軍紅點二十五人第四版陣法凡馬軍後並無押隊照隊中卷第一版四十萬人而增之至三十萬其四字當作由字幸更詳考恐更有此等當改正也

答汪易直

示喻尊名之意極荷不鄙但今朋友必已有所稱往時忘記奉扣後便幸批示或已得先端明本旨即不必改也疑義數條意皆甚正但首章管仲事程子所推聖人本意恐已得之蓋其不死子糾而從桓公乃是先迷後得如今叛逆而遭赦宥自無可死之理然此事夫子當時不曾明言但今以其言專取其功而畧無譏貶之詞可以推見之耳若果有罪則聖人必有微詞以見功過不相掩之意不特如此說矣故疑程子此義講之甚精而鄙意所疑則其曰若當死而不死則後雖有功亦不復取此則未安耳功自功過自過若過可以掩功則功亦得以掩其過矣康節先生論學春秋者當先定五伯之功罪而以五伯為功之首

罪之魁此語最爲切當然非獨論古事爲然也見諸行事則操賞罰之權持黜陟之柄者亦當以是爲心乃能盡用一世之材以濟天下之務而不失其正耳仁之一字以其德而言則必心無私而事當理乃能當之若其功則惟利澤及人有恩有惠便可稱之初不計其德之如何也偶來城中人事冗擾且畧爲論此條試更思之餘俟還家奉答別附便也夫子說可與立未可與權程子說春秋大義易見而時措從宜者爲難知此等處更宜致思思而得之則所示數條皆可類推矣然此不可以強通却須反求諸心向性分上講究有養始當有以自得耳未由面論臨風馳想切幾力學自愛

答汪易直

宗喻自訟之篇足見立志爲己之切尤以爲慰此正大學所謂誠其意者然意不能以自誠故推其次第則欲誠其意者又必以格物致知爲先蓋仁義之心人皆有之但人有此身便不能無物欲之蔽故不能以自知若能隨事講明令其透徹精粗巨細無不貫通則自然見得義理之悅心猶芻豢之悅口而無待於自欺如其不然而但欲禁制抑遏使之不敢自欺便謂所以誠其意者不過如此則恐徒然爲是迫切而隱微之間終不免爲自欺也舊說大學此章蓋欲發明此意而近日讀之殊覺未透因畧更定數句今謾錄去試深察之以爲何如也近思小本失於契勘致有差誤此執事不敬之罪也後來此間書坊別刊得一本卷尾所增已附入卷中仍剗去重出數字矣偶未有別

本旦夕求得續當附去也

答彭子壽龜年

齋銘之屬豈所敢承况此病餘昏憊將何以發明聖賢之旨為日用功夫之助乎然竊聞之大學於此雖若使人戒夫自欺而推其本則必其有以用力於格物致知之地然後理明心一而所發自然莫非真實如其不然則雖欲防微謹獨無敢自欺而正念方萌私欲隨起亦非力之所能制矣竊意高明於此非有所未察特因來喻借復言之以為誠能於此益致其功則亦無待於贊御之箴而學日益進德日益修矣

答彭子壽

以日不足一作不足日以

書喻中庸疑義別紙甚詳乃知賢者於此方且以講求經

旨究極精微以日不足為事世間利害固未易以入其會次也修道之教修之者固專出於人事而所脩之道則天地萬物之理莫不具焉是乃天人之合亦何害其為同耶又論事豫之說張滂不同蓋此章首尾以誠為本而推其所以誠者乃出於明善故釋其文義且得以誠為言如大學之序始於格物而其後乃云壹是以脩身為本亦此類也隱微間見之分當時偶見如此而謾序之若疑未安置之無害此非大義所繫不足深論也智仁勇經文本不曾分若以為疑亦不足論但諸家所分却未穩當必欲分之則須從今說乃為盡善若如來喻則仁字不合列於三德之中而又位於其次蓋聖人之言其名理隨處輕重所指不同讀者須隨其輕重而讀之乃見其意不可一槩死殺

排定也鄙見如此不審明者以為如何如復未安更望報及也

答折子明

伏蒙鐫喻先正墓文使人三返而勤懇益至熹雖至愚心非木石豈不惻然有動於中亦何忍為此牢辭固拒以逆盛意實以衰悴心目俱疲不堪思慮檢閱而兩年以來名在罪籍每讀即報觀其怒目切齒之態未知將以此身終作如何處置然後快於其心未嘗不惕然汗出浹背沾衣也是以年來絕不敢為人作一近所祈懇百拜而辭者已數家矣若以尊喻之嚴遽弛一禁則四面之責紛然而至從之則召禍未從則取怨反徂以思之未見其可兼餘年無幾疾病侵凌神思昏然豈有盡力可以給此切告矜亮

此死生不勝千萬哀懇之至

答劉君房

先正忠定公有德有言沒而不朽百世之下聞者興起而慕之外舅聘士劉公嘗得親見而師承之熹少時猶及竊聞其餘論於忠定公之言行志節詳矣是以雖不得及其門牆而想望其聲容猶若相接不止於今世紙上所傳而已也今辱惠書乃知其後人所以繼業承家之意如此而所以見顧者又甚厚非淺陋之所敢承也但來喻頗以未有世其祿者為憂此則賢者慮之過矣先德遺風具在方冊有能誦其言行其行不替其志節則所以世其家者孰大於是彼區區之外物何足道哉又承類次遺文已就篇帙見使為之序引以傳來世此則又豈晚生妄意所敢發

及但願亟遂錄木傳之其人使熹與有聞於大體之純全則為幸甚矣

答劉君房

所喻讀易甚善此書本為卜筮而作其言皆依象數以斷吉凶今其法已不傳諸儒之言象數者例皆穿鑿言義理者又太汗漫故其書為難讀此本義啓蒙所以作也然本義未能成書而為人竊出再行模印有誤觀覽啓蒙本欲學者且就大傳所言卦畫者數推尋不須過為浮說而自今觀之如論河圖洛書亦未免有刺語要之此書真是難讀不若詩書論孟之明白而易曉也此是偽學見識不審明者以為如何

答曾無擇

所示疑義悉已報去但覺得多是在外邊者未有箇入頭處須更虛心靜慮將聖賢言語從裏面親切處看出來庶幾見得意味不為空言不然似此泛濫含糊無益於事終又不得力也

答曾無疑 三

昨承枉書奉報草草方以為愧忽辱再告益荷眷勤且審比日涼秋起處佳福足以為慰詩卷寵示尤認不鄙之意三復以還既歎其精麗警拔之不可及又重歎其不為大言險語以投世俗之耳目也然承諭及為學之意則似所忘又有不止於此者此尤區區所樂聞但未知雅意姑欲粗一闡其藩籬而為彼善於此之計耶抑將勇革舊習而真欲一蹴以至道也如前之說則非區區所敢知如後之

說則如來喻之云固非不善然欲自是以求道則恐亦未免為空言也大率人之為學當知其何所為而為學又知其何所事而可以為學然後循其次第勉勉而用力焉必使此心之外更無異念而舊習之能否世俗之毀譽身計之通塞自無一毫入於其心然後乃可幾耳此固未易以毫楮既而承見語亦將有枉顧之期矣儻得而論庶竭鄙懷顧此迂闊干觸科禁恐非賢者進取之利更冀審處於未動之前毋使貽後日之悔焉乃所願也

答曾無疑

辱書良以為慰而反復來喻已得雅志之所存則區區所疑亦不敢隱也蓋嘗聞之孟子之言有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夫之君子存之此君子所為而學也

曰此則必有以識此之為何物而後有以存之既識之則所以存之者又必勉勉孜孜而不少懈焉然後乃可幾也此君子之所以為學者而終身勉焉唯恐一毫之不盡而不敢少貳其心者也今足下自謂學無本原心常駁雜豈亦自覺其未嘗用力於此而然耶此其自知亦明矣然又欲因其固有而循習之則亦可以殊塗而同歸則未知足下所謂固有者為何物又如何而循習之與何者為殊塗又同歸於何許也又謂雖舊習之未忘而未嘗為學之累則又未知今之新者為何學而昔之舊者若何而能不為之累也凡此所云竊恐非獨熹之愚有所不解意者足下之心亦未必能別其孰為同異而孰為是非也足下幸試思之其然乎其不然乎如其果然則願姑以前者所引

孟子之言為主而博考古昔聖賢之遺訓以參驗之則夫
人之所為而學與其所以學者不待外求而得之於我向
之所謂固有所謂同歸者始為有以識之而知昔之舊者
真不足而果有累乎今日之新矣人之為學必其有以
先識乎此而知取舍之所定然後其功夫利病可得而言
如其不然徒為論說皆是空言無下落處無所補於事也
景陽季章於此皆嘗有聞雖未知其後來所進如何然苟
善取之亦當有以為助矣吾人既不見用於世只有自己
分上一段功夫若見得門戶分明端緒正當實用得些子
氣力乃可以不負降衷秉彝之重此外瑣瑣一知半解正
不足為重輕也不審明者亦有意乎

答曾無疑

示喻為學之方固得其要然若只如此便了則論語只
存此兩條其餘皆可以削去矣聖人教人博學審問謹思
明辨而篤行之蓋於理之巨細精粗無所不講然後習次
光輝明徹無所不通踐履服行無非真實似不當如此先
立界限預設嫌疑以自障礙也

答曾無疑

承喻令兄喪期於禮聞計便合成服當時自是成服太晚
固已失之於前然在今日祥練之禮却當計成服之日至
今日日實數為節但其間忌日却須別設祭奠始盡人情
耳

謂聖人以喜怒動其志固為不可若謂都無所動則是聖
人心如木石而喜怒之見於外者特為偽耳豈有是理哉

此等處須是存養體驗自做得些工夫當自見之難以淺識懸斷也

學習之習與傳習之習非有不同傳即謂所學也大抵博學審問學之事也謹思明辨而力行之習之事也集注中所載諸先生說甚備可細考之

來喻忠恕二說皆近之熹鄉來所論正謂如此近復細觀乃有未盡已於論語集注中更定其說矣試詳考之當見曲折所謂竊恐狂鶩高遠者視之云云却不當如此顧慮終身行之自是學者事於聖人何所預哉

著數之說其義亦精但不知所謂老陰老陽其數則一少陰少陽其數乃三是如何蓋四象之變極於六十有四老陽十二老陰四少陽二十少陰二十八乃自然之數不

變者隨其所得而言之又何慮其不可觀變耶

標法初爻成則便止有三十二卦二爻成則便止有十六卦三爻成則便止有八卦四爻成則便止有四卦五爻成則便止有二卦亦是自然次序節次可見今所疑者亦何

嫌哉
標著之法周禮領於太卜之官計其法度必甚詳密今皆不可見矣獨賴大傳有此數句可以略見彷彿而以今推之亦無不可通處學者既不得見當時舊法則亦且當守此不當妄以私意橫起計度也蒿固非著然亦猶是其類若以木棊竹筭金錢當之則其去著益遠矣又如所言交重之論亦所未曉交者拆之聚故為老陰重者單之積故為老陽亦何疑之有乎然此六爻既成而畫地以記之象

耳於操法初無所預也

答曾無疑

所論爲學之意甚荷不鄙但若果有所得出言吐氣便自不同纔見如此分踈解說欲以自見其能而唯恐人之不信便是實無所得自明眼人觀之固不待其詞之畢而有以識之矣孝悌忠恕若淺言之則方是人之常行若不由此即日用之間更無立脚處故聖人之教未嘗不以爲先如所謂入則孝出則悌忠恕違道不遠是也若極言之則所謂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而曾子所以形容聖人一貫之妙者亦不過如此又非如前者言之可易而及也故大學之道必以格物致知爲先而於天下之理天下之書無不博學審問謹思明辨以求造其義理之極然

日用之間常行之道省察踐履篤志力行而所謂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忠恕之一以貫之者乃可言耳蓋其所謂孝悌忠恕雖只是此一事然須見得天下義理表裏通透則此孝悌忠恕方是活物如其不然便只是箇死底孝悌忠恕雖能持守終身不致失墜亦不免但爲鄉曲之常人婦女之檢押而已何足道哉今且以所舉有子曾子之言觀之似於文義之間全未考究雖近世先覺如程夫子之言所以發明其妙者恐皆未嘗過目而經心而況於其他義理精微千差萬別豈能一一會其旨歸也哉故熹竊以爲今日與其自辨以求合在費言語枉費心力不若一切放下便依此說且將大學論語反復熟讀而因程子之言與其門人數公之說以求聖賢之指意所在句句而講

字字而思使無毫髮不通透處則自不須如此妄自拘束
強作主張也無疑試更思之恐或可信則一兩月間天氣
差暖或能乘興一來而整其說庶幾彼此殫盡免至如此
擔閣虛費尤除也畧景製作甚精三衢有王伯照侍郎所
定官曆刻漏圖一編亦與此同曆象之學自是一家若欲
窮理亦不可以不講然亦須大者先立然後及之則亦不
至難曉而無不通矣北宮黶似孟施舍孟子本文無此語
不知尋常如何曉會此句未敢輕論其得失也

答曾無疑

子約書來必盛稱無疑之為人但不知中間相聚所與切
磨誦說者果為何事計於緊要親切處亦未必能盡所懷
爾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丈夫有志者豈當爲此悠悠泛泛

雜句得讀以老其身乎

答曾擇之 祖道

禮即理也但謂之理則疑若未有形迹之可言制而爲禮
則有品節文章之可見矣人事如五者固皆可見其大槩
之所宜然到禮上方見其威儀法則之詳也節文儀則是
曰事宜細考之忠恕二字其本義只是學者衆人之事曾
子所言乃借此以形容聖人一貫之妙程子之言又借天
地造化之體用以明聖人之事須作三節看見得各有下
落則一章之指自通貫矣更徐玩之非欲速所能達也
此說未然但添雕語意深密難尋而曾點之言可以玩索
而見其意若見得曾點意則添雕之意亦可得矣且看程
子說大意兩字是何意二子見得是向甚處如何見得

答曾擇之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

仁者心之德猶言潤者水之德燥者火之德愛之理猶言木之根水之原試以此意思之

盡已之謂忠祖道初以為盡吾心之所至而無一毫自隱先生以為語未瑩祖道再思之恐止是竭盡吾心而無一毫不足之義

後語轉踈前語只自隱二字不切須知不必自隱然後為不忠但有不盡處便是病也

主一無適之謂敬

此等語須力行之方見得真實意味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

更說天人上看

義者事之宜也

更以孟子說義處推之

忠恕

曾子忠恕二字便是一以貫之底注脚可更以二程先生及上蔡說反復體認仍以集注之說參之便見聖賢之意直是細密不是泛然籠侗說話

以約失之者鮮矣

約有收斂近裏著實之意非徒簡而已 上蔡說得好

德不孤

此德不孤與易中說德不孤不同此但言有德者聲氣相求自不孤立故必有鄰易中却是說敬義既立則内外兼

備則其德盛而不孤也

漆雕開曾點

二子是信箇甚底又是如何地信曾點語可更以集注為主子細體驗仍看上蔡之說發明得亦親切

三年之喪而復有期喪者當服期喪之服以臨其喪卒事則反初服或者以為方服重不當改衣輕服不知如何

何

卒哭

日日卒哭乃開元禮以今人葬或不能如期故為此權制王公以下皆以百日為斷殊失禮意古者士踰月而葬葬而卒哭自有日數何疑之有但今人家諸事不辦

自不能及此期耳若過期未葬自不當卒哭未滿一月則又自不當葬也

答曾擇之

前書所說欲於一字中推尋曲折不知後來看得如何恐亦不必如此但從頭看到要緊處更加功夫子細辨別而不緊要處亦不可草草則久之自然浹洽貫通精粗一致矣季章說致曲處不知如何今亦不記當時所說大抵彼中朋友看得文字踈畧不肯依傍先儒成說反覆體驗而便輕以己意著字下語正使得其大意中間亦不免有空闊處相接不著欲革此弊莫若凡百放低且將先儒所說正文本句反覆涵泳庶幾久久自見意味也

答曾擇之

所論曹點大意則然但謂漆雕開有經綸天下之志則未必然正是已分上極親切處自覺有未盡耳雖其見處不及曹點之開闊得處未至如曹點之從容然其功夫精密則恐點有所不逮也以此見二人之規模格局大槩不相上下然今日只欲想象聖賢習襟灑落處却未有益須就自家下學致知力行處做功夫覺得極辛苦不快活便漸見好意思也天下歸仁之說程先生是說實事且與叔恐不免墮於虛見其得失自可見也季文之來只是要求跋尾全然不曾講學却須曾理會作文大率彼間士人多是如此鄉外走作不曾鄉裏思量論其淵源蓋有不得不任其責者矣甚可嘆也因其告歸附此為報真衰病沈痾心之患已成尚思更與朋友講論此事少輩流弊以望

久賢者無事更能見過相聚旬月是所望也

答王才臣

來喻縷縷備見雅志然於讀書窮理所得所疑未有以見教者而較短量長非人是已之意實多若果有得於義理之歸恐不應更有此病也明者思之以為如何苟有取焉則願置此而姑相與實講所疑乃千萬之幸也無疑書來其大指與左右亦相似已詳報之或因過目併以一言論其得失可也六誅之需非敢忘之實以年來纂次禮家文字頭項頗多衰病之餘精力向盡無暇可及亦覺未是急務故不敢以奉逸爾格齋大字此却好箇題目願未知所以充之者如何寫字亦非所難適此兩日寒甚衰病拘攣不可轉動向後晴暖當試為之以奉寄也承有枉顧之意

充荷不鄙若得會面彼此傾倒以判所疑何幸如之未聞
千萬及時專力使有箇端的用心處庶幾合并之日有可
討論也子直詩甚佳南容之篇尤有餘味已輒爲題其後
因書幸以報之也

答度周卿正

比來爲況如何讀書探道亦頗有新功否耶歲月易得義
理難明但於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
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沈潛反復庶於聖賢之教漸
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
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矣因書信筆不覺縷縷
切勿爲外人道也

答李誠之說

特承寄示新刻二先生祠記并枉長書一通記文鄙淺而
書意勤厚非區區所敢當也然先生之道即伏羲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孔孟所傳之道先生之書即所以發明六經
孔孟之書初非別有玄妙竒特自爲一家之說而與古之
聖賢異軌殊轍也世之君子固未必嘗讀其書而驟讀其
書亦未能遽曉是蓋不唯不知程氏之學實乃并與古昔
聖賢之學而不之知也舉世昏冥恬不覺悟而其聰明辯
傳能爲文字語言各有氣槩才力者則其惡之爲尤甚今
以門下之才之美宜已無愧此數者而其用心獨不然蓋
不惟立祠伐石以著其尊慕之意而來書之喻又將不鄙
迂陋而辱問津焉此其志豈獨賢於今世之士也哉竊感
下問之勤故粗論其梗槩如此近所刊定大學章句一通

今致几下所欲言者不能外此幸一讀而三思之其必將
有以得之而異時所以見於文章事業者愈有光矣僭率
皇恐

答李誠之

昨蒙不鄙俾撰先正文集後序自知不文不足以副厚意
顧以先契之重鄉往之深且欲託此以少見尊獎節義別
嫌明微之意以是不敢力辭而輒草定其說以求商訂區
區之心蓋未敢自以為是也所欲更定尊復明辟四字刊
去繁冗著語精切前輩所謂自有穩字正此謂也玩味歎
服不能自己但平賊之功雖由外濟之語乃是區區鄙意
分功紀實以息爭論之微指朱丞相所記當時之事非不
詳明正以欲專其功而反詆張為敗事又其後深譏

諸公誣謗已甚故讀者往往心非而鼻笑之并與其可
信者而不信之也願熟思之恐不可改如何

答徐崇父

日用功夫且得如此照管莫令間斷又之浹洽自有見處
亦不須別立標的便計工程也教惰之說如所引孟子隱
几而卧而以爲當然則已得之矣何必疑其非本有耶不
但孟子如孔子取瑟而歌亦是此類但大學之意却是恐
人於此一向偏却更不照管今當看此重處識取正意受
用省察不必向閑慢處枉費思索也子顏時時往來甚佳
才卿得託門館甚善其人有立作看得道理亦子細儘好
從容講論也

答林叔恭

為學只要致誠耐久無有不得不須別生計較思前算後也

答潘子善 時舉

辱書備知學問之志甚善甚幸杜門獨學與周旋師友之間學之難易固不同矣然其用力實在於我非他人所能代也况彼中朋友以書來者已自數人切切惻惻相觀而善似亦不可謂之全然無助者更在勉力而已

答潘子善

便中兩承惠書深以為慰比日秋涼所履佳勝熹衰病涉秋似有向安之漸但辭職告老皆未報可日深悚惕之懷耳恭父留此甚久儘得從容因其行草草附此其他恭父必能言之未間唯冀以時自愛善集一一佳慶

講說則各疏其下矣恭父當能道其詳

答潘子善 問易傳近思錄

大畜彖曰能止健入正也傳曰能止乎健者非大正則一安能據大畜天在山中之象則是能止其健於下也今一曰止乎健者不知是止於健還是止其健耶伏乞批誨能止健言以艮之止止乾之健也傳意亦是如此但其文勢似倒他亦多此類也

習坎八卦中獨坎加習字說者多矣未知義果如何此等不必深求其說

習坎卦義傳云一始於中有生之最先者也故為水夫陽氣之生必始於下復卦之象是也今日始於中其義如何

氣自下而上為始程說別是一義各有所主不相妨然亦不可相雜

咸上六咸其輔頰舌竊意此爻宜有悔吝而不言悔吝何也

言凶悔吝係乎邪正此但見其不足以感入之意耳未見有失故不得以悔吝言也

遯九三畜臣妾吉傳曰係吝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得其心為吉也小人女子近之則

不孫遠之則怨若專以私恩懷之未必不有悔吝而此一爻以為占何耶

此爻不可大事但可畜臣妾耳御下而有以懷之未為未正但恐所以懷之者失其正耳

大壯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無攸利艱則吉艱以艱字為過艱困則失其壯而得柔弱之分故吉竊意

不能退遂而無所利則是已艱困矣而又曰遇艱何也恐此艱字只作艱難其事而不敢求進不已則吉如大

畜九三利艱貞之艱說如何當如大畜之例

晉序卦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傳曰物無壯而終止之理既壯盛則必進竊意物進而後至於壯盛既壯

盛則衰退繼之矣今日壯盛則必進此義如何物固有壯而後進者亦有進而後壯者各隨其事而言難

以一說拘也且以十二月卦論大壯之為夬夬之為乾豈非壯而後進乎至乾乃極而衰耳

余

晉傳曰晉之盛而無德者無用有也然大有可謂盛矣而卦有卦德不知如何

元亨利貞本非四德但為大亨而利於正之占耳乾卦之彖傳文言乃借為四德在他卦尤不當以德論也

晉六三喪允悔亡傳曰或曰不由中正而與衆同得為善乎曰衆所允者必至當也竊謂世固有不義而得衆如齊之陳氏魯之季氏者矣顧可以為善乎

易是虛設之辭不可以實迹論若以卦象言之則順而麗乎大明自不應有不善也

家人有嚴君焉傳曰家人之道必有所尊嚴而君長者謂父母也如此則嚴君作兩字說然自舊諸家只作一字說未知如何

嚴之君長也

蹇初九大蹇朋來傳以其無剛陽之臣不足以濟蹇竊謂自古患君之不剛明耳未有有其君而無其臣者也

傳又以李固王允周顛王導為言竊意當時正以無剛明之君故耳設使有之數子未必能有為也更乞指教

讀易當看卦畫時節不可以此論

夬象曰居德則忌傳曰則約也忌防也謂約立防禁則無潰散其於此義不能無疑更乞批報

未詳

良行其庭不見其人傳曰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外物不接內慾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夫人豈能不交於物而孑然自立於世

哉意此所謂不交者謂非己之所當應則雖在至近而猶不見也若非所當應亦感之而動則非所以爲止矣未知是否

熟讀彖傳之詞可見文義良其背乃止其所之意程傳恐非本文之旨

啓蒙述旨篇云仰觀俯察始畫奇偶教之卜筮以斷可否不知伏羲之後文王周公之前未有卦及辭何以定占凶敢乞批示

此無可考但周禮三易經卦皆八別皆六十有四則疑已

有辭矣
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竊意仁只是人心一箇生理不知以生字訓得否

不必須用一字訓但要曉得大意通透耳

明道先生曰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竊謂切問近思是主於致知忠信篤敬是主於力行知與行不可偏廢而此條之意謂隨人資質各用其力而其至則一如是則亦有行不假於知者未知如何伏乞指教

切問忠信只是泛引切已底意思非以爲致知力行之分也質美者固是知行俱到其次亦豈有全不知而能行者

但因持養而所知愈明耳

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不知如何分

恕之所施施其愛耳不恕則雖有愛而不能及人也

人之爲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竊意

若以聖人爲標準何不可之有若無所指擬茫然而去

將何所歸宿哉伏乞指教

忌先立標準如孟子所謂勿正者學者固當以聖人爲標

準然豈可日日比並而較量之乎觀顏子喟然之嘆不於

堅高瞻忽處用功却就博文約禮上進步則可見矣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

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夭而已竊謂

知所攝養者則多壽考肆其嗜慾者則多天喪是死生

皆天亦可變也故程子以火爲喻與此說不合如何

正蒙之言恐不能無偏

橫渠云心要洪放又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

皆病孫思邈云膽欲大而心欲小竊謂橫渠之說是言

心之體思邈之說是言心之用未知是否

心自有合要大處有合要小處若只著題目斷了則便無

可思量矣

且見得路逕後各自立得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竊謂

門庭豈容各立耶有所未解伏乞指教

此是說讀六經只要從師講問且識得如何下工夫便是

立得門庭却歸去依此實下工夫便是歸而求之

答潘子善

文集卷六十一

三十九

余龍

比奉從容累月別去不勝悵惘比日秋冷計還舍之夕諸
況安適家務酬酢之餘當亦不廢學也此間朋友去多來
少早晚亦且講論如常但精力愈衰愧無警切之功耳

答潘子善

所論為學之意善矣然欲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
只是虛著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
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然著箇戒謹恐懼四字
已是壓得重了要之只是略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工夫
也所示數條今各奉答可更詳之所論孟子大學說正心
處不知敬仲如何說如何是二說相似處如何可更扣之
須盡彼說方可判斷未可便以己意障斷他人話頭也純
仁可念此間方為李通遠謫作惡忽又聞此其禍乃更甚

於李通使人不能忘懷然此中近日改移新學復為僧者
塑象摧毀要齓斷折令人痛心彼聖賢者尤不免遭此厄
會况如吾輩何足道哉精舍春間有朋友數人近多散去
僅存一二未有精進可望者亦緣無長上在彼唱率功夫
殊無次第諸友頗思董叔重也

或疑清廟詩是祀文王之樂歌然初不顯頌文王之德
止言助祭諸侯既敬且和與夫與祭執事之人能執行
文王之德者何也某曰文王之德不可名言凡一時在
位之人所以能敬且和與執行文王之德者即文王盛
德之所在也必於其不可容言之中而見其不可掩之
實則詩人之意得矣讀此詩想當時聞其歌者真若洋
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又何待多著言語委曲形

容而後足之哉妄意如此不知是否

此說是

谷風詩四章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冰之游之
集傳以為興體某疑是比體未知如何乞指教

若無下面四句即是比既有下面四句則只是興矣凡此類
皆然非獨此章也

事君數斯辱矣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
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
反辱求親而反疏也某竊以為事君而納忠交友而責
善職所當然而心之不能已者本非有求榮求親之心
恐胡氏之說不能無過未知如何

胡氏說盡人情未有不是處

柳下惠進不隱賢集註謂不隱賢不枉道也某竊疑其

下文必以其道意 莫重疊否尚乞指教

兩句相承只作一意讀文勢然也

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微罪不知是指魯言是孔子自
謂也耶乞指教

自謂

知性則知天矣不知知性便能知天亦有淺深耶乞指
教

窮理到知天處自然見得

飢者其食渴者其飲某竊謂此章是借飢渴之害以言
人心之害所謂人心之害恐不止為貧賤而已凡一切
欲有求之不得而遂不暇擇焉皆是也所謂人能無以

朱子集注卷之六下 三十一 余龍

能文林
一
飢渴之害爲心害者謂人能無以飢渴害口腹之類爲其心害則不憂其不及人矣未知如此說得否

此章從來有兩說以意則此說勝蓋不欲人以利欲害其心如飢渴之害口腹也以語則不以飢渴之害動其心者爲切於文義未知果孰是但後說差不費力耳

溫公稽古錄秦論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秦之謂矣又引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某竊謂秦以虎狼并天下設使守之以道且不可保况又非其道耶論者不當徒咎其守之非道而不論其攻之已不善也 更乞指教

賈生溫公之論若究其極固爲有病然彼其立論非爲攻取者謀以爲可以如是取之而無害也乃爲既得之後而謀以爲如是則或可以守耳今且試以身處胡亥子嬰之地而自謀所以處之之宜則彼前日取之之逆者既不可及矣吾乃可以拱手安坐以待其亡耶

魏論溫公謂魏太祖取天下於盜手而非取之于漢室其於此有所未喻蓋盡忠以事君興衰而撥亂此人臣之職也安可因其危亂自多其功遂掩取之耶今有巨室一夕寇至據其室廬而攘其貲財有強奴悍僕却其群盜而復其室廬不歸之於主而遂以爲己有謂吾取之於盜手而非取之於主人其可乎溫公之論殆將啓天下姦雄之心故不能無疑併乞教誨

溫公此論殊不可曉知其非是足矣不須深論前賢之失也

答潘子善

所論為學工夫亦甚穩密尤以為喜更切勉力乃所望也揚敬仲其人簡淡誠慤自可愛敬而其論議見識自是一般又自信已篤不可復與辨論正不必徒為嘵嘵也

答潘子善

欽明文思其謂恐當從去聲讀若只作思慮之思未見其發揮於事業處

作去聲讀為是

克明俊德止黎民於變時雍俊德或以為己之明德或以為俊德之士百姓或以為民或以為百官未知二說如何若以大學之序觀之則俊德為己之明德百姓為民似無可疑者

俊德當依大學說百姓程先生以為畿內之民是也

平秩南訛致致林氏謂如周禮致日之致此乃致南方

之中星耳未知是否

致日乃考日中之景如周禮上圭之法非考中星也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林氏謂自戒自董自

勸未知此說如何

九歌今亡其詞不可稽考以理觀之恐是君臣相戒如魯

歌之類

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未知申字如何看

此是三篇之叙第一句說臯陶謨第二句說木禹謨第三

句說益稷所謂甲之即所謂汝亦昌言者也此書休生木

只是二篇臯陶謨益稷之間語勢亦相連孔壁中祈為三

篇故其序如此亦不足據而說者又多失之甚可笑也
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允出茲在茲諸說皆以禹欲辨念
皋陶而林氏以為禹自言其念之如此未知二說如何
林說是

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疑是稱皋陶未知是否

若以為稱皋陶則下句禹曰兪者為何所兪耶恐此八字
是皋陶之言禹善之而問其詳故皋陶復說下句解此八
字之義或云此八字是言皋陶之德諧字下別有皋陶之
言今脫去未知是否姑存之可也

亦行有九德或以為人之性行或以為君之行未知二
說當何從

亦行有九德泛言人之行有此九德故言其人之有德則
當以此而論之載采采古語不可曉當闕之

夙夜浚明有家止亮采有邦古注以為可以為卿大夫
及諸侯林氏以為卿大夫諸侯用此三德六德之人未
知孰是

林說恐得之猶存經說爭臣之類蓋曰如是足矣非必以
是為限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不知明畏是
兩字還是一字林氏以為聰明言視聽明畏言好惡未
知如何

林氏似是明畏言天之所明所畏所明如明明揚側陋之
明土明所畏如董之用威威用六極之意

以出內五言林氏以為宮商角祉羽之言古汴以為仁

義禮智信之言未知當孰從

未詳當闕自侯以明之以下皆然

關石和鈞竊謂此只是鈞石之名如周禮嘉量之類耳

未知是否

恐是

鬼神其依龜筮協從不知是已卜還是未卜

恐是初未嘗卜

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林氏謂是誓衆之辭

非言昏迷天象之人

以止文考之林說非是然此篇自可疑當闕之

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據古注云道德善言其竊意言足

聽聞自當作一句言吾之德言之足使人聽聞彼安得

不忌之未知是否

是

賁若草木非民允殖諸家說多不同未知當如何看

連上句言天命不僭明白易見故人得遂其生也

自周有終古注及諸家皆以周訓忠信竊謂以忠信自

周則可以忠信訓周恐未安未知如何

自周二字本不可曉

王惟庸罔念聞諸家皆於庸字絕句竊謂只作一句讀

以庸訓用如說命中王庸作書以告之庸未知是否

六字一句

若虞機張諸家皆訓虞為度竊謂只作虞人說如何

作虞人為是

文

文

三五

余節

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諸說不同不知此四爲字當如何音

四爲字並去聲爲上者輔其德而不阿其意之所欲爲下者利於民而不徇已之所安

武成一篇諸家多以爲錯簡然反覆讀之竊以爲自王若曰以後皆是史官歷叙以前之事雖作武王告群后之辭而實史官叙述之文故其間如有道曾孫周王及昭我周王之語皆是史官之言非武王當時自稱如此也亦如五誥中王若曰以下多是周公之語若如此者則似不必改移亦有可讀又既生魄恐是晦日既者言其魄之既足也以歷推之當爲四月晦未知此篇此生尋常如何者

王若曰以下固是告群后之辭兼叙其致禱之辭亦與諸相類但此詞却無結殺處只自叙其功烈政事之美又書戊午癸亥甲子日辰亦非誥命之體恐須是有錯簡然自王氏程氏劉原父以下所定亦各不同舊嘗考之劉以爲王語之末有闕文似得之彼有七經小傳否可檢看又漢書曆志謂是歲有閏亦是也

洪範之書林氏以爲洛出書之說不可深信謂帝乃震怒不異洪範九疇彝倫攸叙猶言天奪之鑒也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猶言所謂天誘其衷也又云洪範之書大抵發明彝倫之叙本非由數而起又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猶言天乃錫王勇智耳不必求之太深也其竊謂河出圖洛出書易中明有此說豈得

而不之信耶未知林氏之說如何望折衷
便使如今天錫洛書若非天啓其心亦無人理會得兩說
似不可偏廢也

八庶徵曰時林氏取蔡氏說謂是歲月日之時自五者
來備而下所以申言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之義自
王省惟歲而下所以申言曰時之義某竊謂此時字當
如孔氏五者各以其時之說為長林氏徒見時字與雨
暘燠寒風五者並列而為六則遂以此時字為贅不知
古人之言如此類者多矣且仁義禮智是為四端加一
信字則為五常非仁義禮智之外別有所謂信也故某
以為時之在庶徵猶信之在五常不知是否

林氏之說只與古說無異但謂有以歲而論其時與不時
者有以月而論其時與不時者有以日而論其時與不時
者可更推之

某讀書至盤庚及五誥諸篇其疑不可數舉若以諸家
之說勉強解去亦說得行但恐當時指意未必如此耳
如此等處只得姑存之如何

漳州所刻四經書序有此說

需卦六四出自穴上六入于穴程傳謂穴物之所安也
本義謂穴者險陷之所某以為謂之險陷之所正得坎
體之象未知是否

坎即穴也

訟六三或從王事無成本義謂必無成功似與象辭從
上吉也之意不協又與坤六三文言亦不協竊意本義

是直作占辭解如此未知是否
易中經傳不同如此處多且兼存之然經意是本傳辭是
第二節話也

小畜九五富以其鄰本義謂巽體三爻同力畜乾鄰之
象也據程傳則曰以一陰畜五陽其竊謂以統體言之
固是以一陰畜五陽然就九五而言則下與四比上與
下連為鄰之象謂巽三爻同力畜乾自見得自上畜下
之意分明未知是如此否
更以泰卦不富以其鄰對之即可見其文意
大過上六爻本義謂是殺身成仁之事莫是如晉荀息
之類否

荀息所處未得為成仁者

避小利貞本義謂小人也按易中小字未有以為小人
一者如小利有攸往與小貞吉之類皆大小之小耳未知
此義如何

經文固無此例然以彖傳推之則是指小人而言今當且
依經而存傳耳

豐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程子
曰鬼神者造化之跡然天地盈虛即是造化之跡矣而
復言鬼神何耶

天地舉全體而言鬼神指其功用之迹似有人所為者
卦辭推之尤明白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本義云賾雜亂也訓詁皆云深
也未知如何

先儒有此訓今忘記檢不得字書無噴字同義只作噴云
大呼也左傳曰噴有煩言非謂深也若是深義即與隱深
遠三字一義矣且又何以云不可惡乎

本義云變化云為故象事可以知器吉事有祥故占事
可以知來不知變化云為主於人而言否
變化者陰陽之所為云為者人事之所作

幽贊於神明而生著本義謂著生蒲百莖其謂恐只與
立卦生爻同義猶言立著而用之耳

卦爻是人所畫著是天地所生不可作一例說兼以立著
而用之為生著亦不成文理

勞乎坎其恐勞字當作去聲讀音去
恐或如此然此一節多難曉處

天子之學不知從來是天子之學名還是文王始
為之後遂以為定制亦如皋門應門始立於木王而後
遂以為天子之門也

見不得

呂氏第六章集傳作賦體竊疑是比體

作比為是

仁者不憂集注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其嘗推之恐只
是此心常存不暇閑思慮惹起閑煩惱耳未知是否
未是

春秋羣帥師其謂春秋為聖人褒貶之書其說舊矣然
聖人豈損其實而加吾一字之功哉亦即其事之固然
者而書之耳如羣帥師之類是也蓋不待君命而固請

以行則書之如是宜也或以為若是則一代之事自有一代之史春秋何待聖人而後作哉曰春秋即魯史之舊名非孔子之創為此經也使史筆之傳舉不失其實聖人亦何必以是為已任惟官失其守而策書記注多違舊章故聖人即史法之舊例以直書其事而使之不失其實耳初未嘗有意於褒之貶之也以是而觀春秋庶足以見聖人光明正大之意而非持夫一字之功以私榮辱之權也惟夫不失其實則為善者安得而不勸為惡者安得而不懼孟子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且哉

不知書策帥師如何見得其不待命而行之罪又如何見得舊例台如此書此須更有商榷未遑則闕之可也

答潘子善

漢志引武成篇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此與古文合又曰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尚書之辭又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尚書也又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朕王命作策豐刑孟康曰此篇今顏氏注劉歆所引兩節見其與古文不同遂皆以為今文尚書不知何所考也諸家推曆以為此年二月有閏四月丁未為十九日庚戌為二十二日若無閏即四月無丁未庚戌然二日皆在生魄之後則古文為倒而此志所引者為順

但其言燎于周廟似無理耳况古文此篇文皆錯繆安知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十四字非本在示天
下弗服之下丁未祀于周廟之上而王若曰以下乃大告
武成之文耶此以易考之畢命古文有此篇其年月日與
此同而王命作冊乃序文唯豐刑為無据然年月之下亦
有至于豐字豈又若伊訓之方明耶但古文之序冊下更
有畢字孔傳以為命為冊書以命畢公如此則全不成文
理本文似亦有闕語疑作冊二字乃衍文而闕一公字也
以此可見劉敞所見古文已非其正而今本亦有闕誤難
盡信也孟康便以豐刑為逸書篇名則亦不復本上文自
有畢命矣此又誤之甚也此恐是劉氏七經小傳之說當考

答潘子善

所論主一功夫甚善千萬更加勉力為佳書說今再報去
去歲卷子八月間已寄往黃巖矣不知何故未到然大抵
看得似皆疎淺更宜玩索其間曲折意味方有得力處也
學禮之意甚善然此事頭緒頗多恐精力短包羅不得今
可且讀詩俟他日所編書成讀之未晚書雖讀了亦更宜
溫習如大學語孟中庸則須循環不住溫習令其爛熟為
佳春秋一經從前不敢容易令學者看今恐亦可漸讀正
經及三傳且當看史功夫未要便穿鑿說褒貶道理久之
却別商量亦是一事也公食禮至今未寄來已報恭叔致
道趣之矣子約之亡深可傷痛此間蔡季通亦死貶所尤
可惜目前便覺無人說得話也

答潘子善

洪範中休徵咎徵諸家多以義推說竊以為五者不出陰陽二端雨寒陰也暘燠風陽也肅謀深沉而屬靜陰類也故時雨時寒應之又哲聖發見而屬動陽類也故時暘時燠時風應之狂反於肅急失於謀故恒雨應之未知如此看得否

大槩如此然舊以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而或者又欲以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其說孰是可試思之
旅獒人不易物諸家皆讀易如字某竊意當讀作輕易之易

怨不然

時庸展親諸家多訓展作信是否

展親視也不當訓信

召誥文只說召公先至洛而周公繼至不說成王亦來也然召公出取幣入錫周公乃曰旅王若公其辭又多
是戒成王未知如何

此蓋因周公以告于王耳但洛誥之文則有不可曉者其後乃言王在新邑而其前已屢有問答之詞矣可試考之
立政茲乃三宅無義民據此三宅即上文宅事宅牧宅
準之宅今孔氏蘇氏以為居無義之民猶舜典五宅三
居之意也
謂當禁之時三宅者曾無義民未知二說孰長

出說是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不知何故叙於太史尹伯庶常吉

未詳

卷六

五

余龍

士之下品氏以為諸侯之官未知是否

謂三官之副與其屬耳亞謂小司徒之屬則

莫麗陳教則肆麗字據孔氏音力馳反施也諸家多作

附麗之麗謂士著也莫麗謂養之陳教則教之未知其

說如何某竊謂從孔氏說亦自平直莫麗者謂定其所

施之號令也陳教則陳其所以教之之道也肆或訓勞

習愚意謂從習為長未敢自決尚幸批誨

前篇有以麗訓刑者肆當訓習

爾無以釗冒貢於非幾

幾者事之微也

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且受黃朱圭幣之獻諸家皆以

為禮之變獨蘇氏以為禮之失

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

蓋謂此類耳如伊川元祀十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已奉

鬯王祇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冊

禮古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禮文外集順

蓋易世傳授國之十八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為家

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已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

於之際殊草草矣

禮先生文集中主式與古今家祭禮長短不同所謂古

尺當今五寸五分弱不知當用今何尺古今家祭禮中

有古尺樣較之今尺又不止五寸五分注云省尺省尺

莫是今淮尺否

主式適檢二書高低雖有少不同然本只要見式樣其高

廣之度自有尺寸初不取此爲準也省尺乃是京尺溫公
有圖子所謂三司布帛尺者是也會稽司馬侍郎家必有
此本可轉求之其圖并有古尺數等此舊有之今久不見
矣

答潘子善

六月二十七日熹頓首久不聞問便中辱書具審比日所
履佳勝又知己遂親迎良以爲慰熹衰病益侵本無足言
最是氣痞不可伏几觀書殊以爲撓耳近日作何工夫前
此問目已嘗奉報矣此間朋友亦有十餘人頗有講論之
益然亦皆不能久留也不知秋冬間能率諸同志一來爲
旬月之集以盡所欲言者否因便口占布此草草餘唯以
時自愛

答余彝孫範

有憂有懼者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若志立則氣定矣
故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有憂有懼者內有所謙也自省其內而無所病則心廣體
胖而何憂何懼之有未子之語固已明白完備今以志立
氣定爲言則是未嘗熟復本文而別生枝節也

文中子曰仁義教之本先王以是繼道德此先道德而
後仁義之說也

此說得之

大學知止以至能得五子自得以至逢原或以二章次
第相似範以爲不然大學知止而下乃五子欲其自得
之事至於能得乃自得處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

取之左右逢其原此乃自得後所進愈不止也
此亦得之但聖賢之言各有所指其次序深淺隨事而言
不可如此牽合此說猶爲粗可通耳

不耕獲不菑畲程子易傳爻辭恐未明白乾竊謂無不
耕而獲不菑而畲之理只是不於耕而計獲之利如程
子所解象辭移之以解爻辭則可

易傳爻象之辭雖若相云反而意實相近特辭有未足耳爻
辭言當循理象辭言不計利循理則不計利計利非循理
也但攷之經文則傳與來說於文義之間皆若有可疑者
若曰不耕而獲則多却而字若曰不於耕而求獲之利則
又須增數字方通嘗謂此爻乃自始至終都不營爲而偶
然有得之意耕獲無田畲舉事之始終而言也當无妄之世

事蓋有如此者若以義言則聖人之無爲而治學者之不
要人爵而人爵從之皆是也大抵此爻所謂无妄之福而
六三則所謂无妄之禍也

艮六三不拯其隨程子謂二不得以拯三之不中則勉
而隨之不拯而惟隨也恐惟字未的當若不拯而惟隨
則如樂止于之於子敖非求之於季氏也當只言不拯
其所隨故其心不決如孔孟之於時君諫不行言不聽
則去而已勉而隨之恐非時止之義

得之
大司樂祀天地四望皆文之以五聲至於祀天神地示
人鬼獨用宮角徵羽而不及商或曰祭尚柔又何以統
言五聲耶一變致羽物六變致象物有感則無不通但

不可以次序先後言然下管鼗鼓而鳥獸踏籥韶九成而鳳凰儀又若有次序先後豈所感有淺深故其應如之耶但一本作似

五聲蓋穆言之其用則不及商也沈存中筆談亦有說然此等今無所考未須深究感有淺深古注之說已詳然今亦未睹其實也

司服卿大夫加以大功小功則自卿大夫而上皆無此者何也

此義周禮疏中其說已備而中所謂期之喪達乎大夫是也乃古人貴貴之義呂氏之說詳矣精義居下而然亦是周公制禮而後方如此故禮記又云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大凡禮樂制度若欲理會須從頭做功夫不可只如

此章章畧說一二但恐日力未遽及此不若且專意於近者為佳耳章字疑草字之誤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終

考異

温公稽古錄攻守之勢異也下一作某竊以為守固不當如此守攻亦豈可如此攻耶秦之兼并天下不啻如禦人於國門之外者設使守之有道且不可况又非其道耶然則論秦之亡者豈可徒咎其守之非道而不論其攻之已不善哉更乞指教

答潘子善欽明文思一作其竊謂思猶意思之思若只

作思慮之思未見發於事業處惟從去聲讀則見其

發於事業者莫不切中情否煥然可觀彷彿如論語

中倫中慮之類未知是否伏乞批誨

鬼神其依龜筮協從下一作不知已是曾卜一番了還

是未曾卜按文義恐是已曾卜了禹更請故卜故舜

言其不必再卜之意鬼神其依者以鬼神不可得而

知但人謀既協則鬼神亦必依之亦是言向者卜時

已是無可疑者今不必更卜也未知是否伏乞批誨

武成一篇言其魄之既足也下一有先生批云此句非

是

豐天地盈虛豐下一有

造化之迹下一作

今既

言天地而後言鬼神未知如何分

必贊於神明而生著下一作本義引龜策傳著生消

百靈為證其竊謂生字似只當與下面對立卦立字

生爻生字同例看所謂生著者猶言立著而用之耳

未知是否

勞乎坎下一作據下文云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

坎竊意勞字當作去聲讀未知是否

辟雍天子之學一作云於倫鼓鍾於樂辟雍註云辟雍天

子之學也不知辟雍從來是天子之學否還是末主

始為之及周有天下遂以為天子之學亦如臯門應

門始立於木主而後遂以為天子之門耶

又有一小序麟趾詩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

之時也此句似無義理江有汜詩是媵自作非羨媵也此二處下皆未曾註未知如何

答當補

某謂春秋為聖人褒貶書上一作某讀春秋至羣帥師

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處畧窺見聖人所以作

春秋之意借易錄呈伏乞指教

洪範中云竊以為下一作此猶易中取象相似但可以

彷彿看而不可以十分親切求也庶徵雖有五者大

抵不出於陰陽二端而已兩寒陰也云云

滾襲人不易物下一作惟德其物諸家皆讀易如字某

竊意當作去聲讀蓋此二句接上文無替厥服與特

庸展親之意謂人不敢輕易其物惟知德其物也德

其物者謂以所賜之物為德也至下文德盛不狎

尔自是別生意不與惟德其物相接諸家往往以惟

德其物之德接下文德盛不狎侮之德而不以接上

展親之意故以易作如字讀未知是否

時庸展親諸家多訓展作信謂信其親親之意某竊意

只作展省之展自是平直未知是否

爾無以釗冒貢於非幾一作思夫人自亂冒貢於非幾

幾字多訓危某竊謂幾即事也猶萬幾之幾冒貢于

非幾謂冒進于非所當為之事未知是否

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受虎賁之逆于南門之外且受

黃朱圭幣之獻諸家皆以為禮之變獨蘇氏以為失

禮使用公在必不為此未知當此際合如何區處

所謂古尺上一作程先生文集中主式與古今家祭禮
中主式長短濶狹不同不知此二書開時皆曾經先
生校過否

易傳爻象云云六三 下一無則字

爾無以爲言直欲非幾

又非於言之外自是平直未味其否

非謂其雖由來矣臨與卦計其時其時之意其辭意

身與之意始知其卦之意其卦之意其卦之意

身與之意始知其卦之意其卦之意其卦之意

身與之意始知其卦之意其卦之意其卦之意

身與之意始知其卦之意其卦之意其卦之意

程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一

書問答一本作知舊門人問答

答林德久 至

示喻進學之意甚善甚善從事於此自當有味但畏間斷
不接續爾然續與不續其機亦在我而不在人也

答林德久

收斂之喻足見信道之勇然須博約相資方有進步處而
讀書之法又只是要專一久自見功難以歲月期速效也
易說大槩多與啓蒙相出入但後數條旁通衆說亦有功
俟更徐考奉報然既知其無取自不必深究王輔嗣所謂
縱或復值而義無所取此一言切中事理中間亦嘗有數
語論之後便寫寄也向在玉山道間見徐彥章說離爲龜

故卦中言龜處皆有離象如頤之靈龜損益十朋之龜以
其卦雖無離而通體似離也頤六爻損自二至上益自初
至五此其求之巧矣然頤猶取龜義而無取於離損益則
但言其得益之多而義亦不復繫於龜矣今乃不論其所
以得益之故以為求益之方而必窮其龜之所自來亦可
謂枉費心力矣大學歸來不暇整理蓋此等多因朋友辨
論間彼此切磨說得細密今無事時自作文字却有搜索
不到處因暇試為追記前日所論便中示及或便可用也
昨在正山學中與諸生說話司馬宰令人錄來當時無人
劇論說得不痛快歸來偶與一朋友說因其未喻反復曉
譬却說得詳盡因并兩次所言錄以報之試取一觀或有
助於思索也

答林德久

殿記正以病思昏塞不能有所發明為愧斯遠書來疑一
兩處已報之矣恐更有未安且更商量未可使入石也彭
書荷留意此公之去深為可惜今外廷尚得諸人扶持未
至甚有過事但本根之慮外間無由知其深淺令人憂歎
耳所喻日用功夫甚慰所望但云一著力便覺多事此恐
未然此心操舍存亡只在瞬息間本不須大段著力然又
不可不著力如此久之自然見效若如此論竊恐非晚定
須別求捷徑矣窮理亦無它法只日間讀書應事處每事
理會便是雖若無大頭段增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
自泆洽貫通正欲速不得也易象說似未條暢所論小過
中孚先儒之說却似未為過也熹所論別紙錄去然其大

意不過欲姑存而未論耳後書所疑不知後來看得曉然
未耶熹嘗愛韓子說所以為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
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具在諸子中最為近理蓋如吾
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
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
是一箇虛空底物裏面包得四者今人却為不曾曉得自
家道理只見得它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纔見說四
者為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間皆是錯看
了也須知性之為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
所可撮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似
有界限而實亦非有墻壁遮欄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
故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
以為善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
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著莫處故只可於用
處看使肯力耳所引程子之言乃暢潛道本前輩疑其間
或非先生語以今觀之誠是不精切也所論春不可以包
夏秋冬亦未然若如所論則是元字是揔說下面須更添
一字與亨利貞別為四德矣豈理也耶禮智二字當時只
是漫說初無緊要然亦不可不理會得今但以四時觀之
即自可見也中庸游揚說得不精切不必深求中庸對高
明而言是就事物上說各要得中而平常正是三千三百
底事安得不謂之小凡此類更熟味之自見意思也目盲
作此數紙已極費力未能盡鄙意如更有疑遞中附數字
來子細反復此處正好劇論也

答林德久

目盲益甚它疾亦浸劇辭免未報且爾杜門無足言也新齋已略就而學子至者終少難得頽悟可告語篤信肯用力之人兀坐殊憤憤耳賢者敦學之功當日有緒見讀何書有可商量者便中示及一二為幸

答林德久

新齋雖就而竹木未成陰學者居之多不安然今歲適有科舉之累來者亦無多人又病中無氣力不能與人劇論其覺負其來意也疑義兩紙各已奉報鬼神之說只且如此涵泳聖賢諸說久自分明不必穿鑿彊作見解也持敬之云誠如所喻此是最緊切處大病之餘又苦日昏讀書不得兀坐終日於此甚有味也界限之說亦是要見得五者之在性中各有體段要得分辨不雜不可說未感時無分別感物後方有分別也觀程先生津溪無朕一段可與矣德備王文逝去甚可惜雖其所講未甚精到然朴厚誠實今亦難得此等人也

答林德久

所示疑義各附鄙說於其後近覺向來所論於本原上甚欠工夫間為福州學官作一說發此意欲寫奉寄以斯達亟欲附家報未能辦俟後便也中庸章句已刻成尚欲脩一兩處以或問未罷亦未欲出次第更一兩月可了大抵日困應接不得專一工夫今又目盲尤費力爾不知天意如何且留得一隻眼了此文字以遺後來亦是一事今左目已不可治而又頗侵右目矣

伊川曰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而已曷嘗有孝悌來事
親從兄雖人之良能論性之體則仁義禮智所謂孝悌
乃仁之發見者未知是否伊川所以謂仁主於愛愛莫
大於愛親

伊川先生固曰仁性也孝悌用也此可見矣

夫子溫良恭儉遜伊川以為盛德光輝接見於人者也
學聖人者其德性當如何涵養恐是持敬為先否
持敬固是本原然亦須隨事省察夫其不如此者

因不失其親二程先生謂信恭因不失親近於義禮橫
渠先生謂不失親於可賤之人當從何說

橫渠得之但全章文意却微有病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一章伊川以為且為學者立下一

法所以勉進後人橫渠以為行著習察則皆聖人進
次序二說不同未知孰是今讀集註是其日用之間必
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因其近似以自名所謂近
似之說未能盡曉

此三說未須理會只且就自己分上點檢

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中庸皆以為誠之事初無節次以
耳順為不思而得不踰矩為不勉而中所謂不思不勉
有十年工夫未知如何

同上

欲是聖人作用處否妄意聖人所謂從心所欲蓋自志
學至此則純是義理心之所欲即道體流行自不踰乎
天則莊老猖狂妄行蹈乎大方立脚處義理皆差彼所

謂大方豈真法度也未知是否
欲字分明聖人作用處却難曉如此解經轉見迷昧矣得
狂妄行便是不依本分了

上蔡曰聖人未嘗無思故有所欲未嘗放故不踰矩聖
人之心澹如止水體用未嘗相離竊意無思收與放恐
是學者分上事

上蔡語無病

四十而不惑伊川曰明善之徹又曰言不惑則自誠敢
問不惑已至誠之地位否若橫渠言不惑則於功用上
見二說如何

二先生之言未嘗有異更宜玩索

由誨汝知之乎竊意子路勇於進其於學問恐欠深

察之功故夫子語之者如此上蔡謂死生之說鬼神
之情狀為學者當知千歲之遠六合之外為學者所不
必知死生鬼神之所以然非窮神知化者不足以與此
夫子嘗告之以未知生未能事人正子路從事於功用
之間豈強其所未易知者恐非誨其務實之意
不必如此說上蔡之說且以文意論之已自不是也

巧言令色鮮矣仁諸儒皆以為其心未必不仁志在於
善而失其所習與若實之以君子之德雖巧令未為過
竊意巧令者務悅於人失其本心甚矣若如諸說恐離
心迹於二而容悅於外者曰吾心不如是也可乎

諸說蓋為鮮字所惑又為詞欲巧令儀令色所牽皆以詞
害意之失故伊川先生直截說破云謂非仁也知巧言令

色之非仁則知仁矣此足以破千載之謬矣

伊川曰心具天德心有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性知天觀諸先生議論皆謂盡心而後知性知天而先生盡心第一章以謂知性而後能盡心與諸先生議論不同如孟子教人皆從心上用功不知先自知性始當從何處實下工夫敢告指教

以文勢觀之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言人之所以能盡其心者以其知其性故也蓋盡心與存心不同存心即操存求放之事是學者初用力處盡心則窮理之至廓然貫通之謂所謂知性即窮理之事也須是窮理方能知性性之盡則能盡其心矣

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若直字絕句則直仍論氣之

道錄伊川語與龜山語錄嫌將一物養一物之說則直

為絕句至常思之人心平氣定不為私慾所誘氣之本體覺廣大不可屈一為私意所撓則便有歉所謂直養而無害者是全義理去私慾否

以直養而無害即上文自反而縮之意人能集義則無不直而氣浩然矣

配義與道伊川謂以義理養成此氣合義與道又云既生得此氣語其體則與道合語其用則莫不是理義配義與道自養氣者而言或自養而既成者也龜山謂氣無聲之可名故難言之也而以道義配之所以著名也一似氣道義各為一物姑借此以明彼爾尹和靖謂其

張格

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其體則名曰道其用則名曰義
學者能識之然後能養之則三者皆一事而氣爲之主
兩說未知如何集註謂合而有助之詞亦未能盡曉併
告開發

集註說得分明更宜深考當見不敢曲從楊尹之意

必有事焉而勿正二程多主於敬一說須當集義是承
上文是集義所生者而言所謂必有事則積集衆善上
天否

孟子上下文無敬字只有義字程子是移將去敬字上說
非孟子本意也集註亦可細玩

有事以孝悌爲仁之本孟子分事親從兄爲仁義之實
義主敬或主於事之宜也

沒宜爲主而敬在其中

故者以利爲本故者謂其本如是也或是已然之故也
謂其本如是則自其稟受之初者觀之若已然之故則
必待端緒著見而後可也伊川謂必求其故者只是欲
順而不害之謂所謂順利者得非中庸率性之道而入
爲不得參於其間耶又曰凡性之初未嘗不以順利爲
主則是性本順利不待矯揉成就也此只就性之本而
言也至觀順杞柳之性與夫水無有不下兩章則性本
善凡所謂不善皆拂其本也伊川二說恐參合看而後
全也如龜山以故爲氣質之性竊類莊子去智與故之
言蘇黃兩亦有此說不知如何

故者已然之迹也如性之有仁義禮智不可得而見而測

隱羞惡恭敬是非則有已然之迹矣然四者之發非有所
矯揉而後成也非以利爲本耶揚蘇之說皆非是辨析方
尤甚此類須痛與辨折方

夫見工

孟子論三聖獨伊尹不言聞其風者亦不言其流弊如
夷惠者何也豈以其樂堯舜之道於畎畝之中必待湯
往聘之乃幡然而起行止近於聖之時也

此恐亦偶然耳如所論者恐或亦有之也

智聖一章自集大成也者以下舊見鄉人陳先生說孟
子教學者集大成門戶故分智聖始終之事以示人謂
其知有偏全則行亦有偏全必自致知而入也竊觀此
章前言聖人之時後方兼明智聖始終之義獨言孔子
者恐爲智聖功用而言也三子者或不足於知或知有

所偏也如橫渠謂聖者不勉而中不思而至似不特智
之事也豈所謂智亦生而知之者否

孟子此言固專爲孔子而發然亦可見三子欠闕處及學
者功夫次第不少說教學者以集大成門戶及聖人之功
用而言也集大成乃聖賢地位極至處豈有門戶之可言
然其所謂知有偏全則行亦有偏全必自致知處而入則
得之矣

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程氏謂善亦性也惡
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若指上文氣稟而言則如子越椒
之生世偶有之不應稟氣賦形有善惡存焉若指下文
水就下而言則若有可使爲不善之意然濁水沙石非
水本然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此語未曉所指

此章性字說得最雜。有是說本性者，有是說氣稟者，其言水之下與水之清，亦是兩意，須細分別耳。

生之謂性一章，集註以知覺運動者言也。仁義禮智性也。嘗觀釋氏之說，止以知覺運動者為性。今其徒之說，亦有以是靈靈昭昭者為非者。前此常被其惑，今析性與氣而言性之大本，雖已分曉，更有疑處。人賦氣成形之後，便有知覺。所有知覺者，自何而發端？又死之後，所謂知覺運動者，隨當與形氣俱亡。性之理則與天地古今周流而無間。橫渠所謂非有我之得私者而有形，聚成物形，潰反原之說，如何釋氏以謂覺性常存不受沉墜。如其說誠有一物在造化之外，老氏亦謂死而不亡。至於聖人之於喪祭，求之幽漠如此，其至者果有物。

物耶

知覺正是氣之虛靈處，與形器查滓正作別也。龜游魂降則亦隨以亡矣。橫渠反原之說，程子蓋嘗非之。今來月，中不可以既反之氣復為方伸之氣。此類有數條，皆為其論發也。喪祭之禮，是因其遺體之在此，而致其愛敬，以存之意思，又別。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孟子謂人之才，無有不善。伊川謂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則有善不善性，則無不善。其說似與孟子相反，或四端著見處是才，或所以能充拓者為才也。

性既本善，則才只可為善為氣，有不善故才有不善耳。然孟子不論氣之病，集註言之詳矣，請更詳之。

君子不謂性命一章上言不謂性也下言有性焉上下言性不同恐上是氣質之性下是天地之性否橫渠所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正本此意否

以口之於味之屬為性非專指氣質蓋以理之屬於血氣者而言如書之言人心也中庸章句序中已詳之可考

大而化之之謂聖橫渠謂大而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此則與易之擬議以成其變化同或說大猶有迹化無迹謂充實光輝者使泯然無形迹之可見竊疑與釋氏銷礙入空之說相似不知如何

孟子說化字與易之變化不同後說得之然非銷礙入空之謂更分別之自可見矣

性之名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

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橫渠所謂性者恐兼

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而言否所謂心者併人心道心言

否

非氣無形無形則性善無所賦故凡言性者皆因氣質而

言但其中自有所賦之理爾人心道心亦非有两物也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用則謂之神其

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脩道則謂之教孟子

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其

上如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掩如此夫

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

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係今與後已與人至
竊謂此段論至理徹上徹下本自完具初無天人微顯
之間誠敬者所以體當是理者也一不誠敬則幾於無
物矣其能貫通而無間此終始專在誠敬上著力是否
此是因解乾字乾字即是天字遂推言許多名字只是一
理而各有分別雖各有分別又却只是一箇實理誠者實
理之謂也非論人當以誠敬體當是理也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
理出則不是唯敬而無失最盡至竊謂此段論中之體
直上直下無所偏倚發而中節雖謂之和而中之體固
存所論出則不是者出謂發而不中節者否敬而無失
持養於未發之前否

此則不是蓋謂發即便不可謂之中也且如喜而中蘇雖
是中節便是倚於喜矣但在喜之中無過不及故謂之和
耳

答林德久

別紙所論欲為求仁之要此論甚善所謂心無私欲即是
仁之全體亦是也但須識得此處便有本來生意融融洩
洩氣象乃為得之耳顏子不改其樂是它功夫到後自有
樂處與貧富貴賤了不相關自是改它不得仁智壽樂亦
是功夫到此自然有此効驗來喻雖亦無病然語意終未
親切活絡更宜涵養玩索更於仁智實處下工夫則久當
自見矣酉室所聞未見全書恐是陳長方所記此只有震
澤記善錄乃海郡印本想已有之其間議論亦多可疑也

答林德久
近地教官闕次必遠既非祿養之宜又不更治民亦使人
怠惰苟簡非所以磨厲器業似不若參選擬一近闕丞佐
之屬爲佳也熹屏居如昨朋舊多勸謝客省事者亦嘗試
之似難勉強又揀別取舍却恐反生怨怒不若坦懷待之
若合須過嶺此亦何可避也

答林德久

待次閑中足得爲學未爲失計要之仕官只合從選部注
擬是家常茶飯今人干堂慣了不覺其非故有志之士亦
不免俯首其間爲人所前却此可爲後來之戒也無事靜
坐有事應酬隨時處無非自己身心運用但常自提撕不
與俱往便是功夫事物之來豈以漠然不應爲是耶疑義

已曉用已意說釋其後恐有未安更望反復大抵似用
未盡嚼未破也漢卿甚不易得想亦難得相聚也齊中
自去秋後空無一人亦幸省事今復頗有來者然亦不多
日前未見卓然可望也唯江西景必大伯輩者相從累年
明敏過人儘能思索從事州縣隨事有以及民而自守勁
正不爲時勢所屈甚不易得今乃不幸短命而死甚可傷
悼耳

答林德久

熹疾病益侵氣痞足弱不能屈伸屏居無事尚能讀書而
以病故不能俯伏几案所幸猶有一二朋友早晚講論少
足爲慰耳引年告老昨以鄉閭橫議官吏過憂久不得上
至頌臺評播告後乃得之尸居餘氣何足爲世重輕而每

須當路注意如此既以自歎又自笑也二陸祠記甚佳此
題目本不好做想亦只得且如此說過耳幕中無事儘可
讀書不知比來作何功夫因書幸略及之也武成錯簡尋
常如何讀韓退之與大顛書歐蘇之論孰當因風幸及之

答林德久

盡心知性之說恐未然今亦未論義理如何只看文勢者
也二字便可見近有朋友引得其民者得其心也以證之
亦自有理若如所論私意脫落無有查滓爲盡心即不知
却如何說存心兩字兼既未知性即是於理尚有未明知
何便到得此田地耶此處一差便入釋氏見解矣此理甚
明更宜思之况知者有漸之詞盡者無餘之義其意象規
模自應有先後也太虛實理正是指形而上者而言既曰
形而上者則固自無形矣然謂之無理可乎以此思之亦
自曉然也

答歐陽希遜謙之

所示疑義比舊甚進所未安各已疏出幸更思之因風喻
及也所謂徒守紙上語擬規畫圓模矩作方此初學之通
病然尚有不能守紙上之語雖擬規矩而不能成方圓者
而未必自知其非也以愚計之但且謹守規矩朝夕模之
不暫廢輟積久純熟則不待模擬而自成方圓矣切不可
輒萌妄念求之於言語文字之外也

觀孔子言仁如告顏子以克己復禮所以爲仁之機殆
若發露而無餘蘊至孟子論仁雖嘗指人心而言然其
意使人自惻隱之心推之要其旨歸多主於愛之一辭

雖所以指示於人者豈不精切而確實然不似聖人之
言仁廣大渾全而使人自得於精思力行之餘也意者
孟子適當夫好戰嗜殺人之時爲救焚拯溺之計不可
不自夫受病之所而藥之歟

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
者惻隱之類偏言之也克己之類專言之也然即此一事
便包四者蓋亦非二物也故論語集注中云仁者心之德
愛之理也此言極有味可更思之不可謂孟子之言不如
孔子之周偏孟子亦有專言之者仁人心是也孔子亦有
偏言之者愛人是也又謂孟子以世人好殺而言惻隱尤
非也孔子雖不以義對仁然每以智對仁更宜思之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君子之所以重乎此者爲其發乎

吾身而非有待於外也爲其行於不勉不思而非出於
造作而然也豈若籩豆之器數之末皆身外之物可
以品節劑量安排布置而心之者乎

曾子之意只是說人之用力言此三處此大而彼小此急
而彼緩爾亦未說到不勉不思處籩豆之事固是末節然
亦非全然忽略而不以爲意但當付之有司使供其事而
非吾之所當切切留意者耳所云身外之物以下云云者
尤非本文之意也

論語集註曰曾點氣象從容耐意灑落其竊想像其舍
瑟之際玩味其詠歸之辭亦可以略識其大槩矣程子
謂其便是堯舜氣象竊嘗以程子之意求之所謂堯舜
氣象者得非若所謂不以位爲樂與夫有天下而不與

之意乎集註又云是雖堯舜事業固優爲之不知所謂
事業者就其得於己者而言然其得於事功者而言
事之所謂狂者蓋謂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所謂行
不掩焉者若曰言不顧行行不顧言所行不能掩其所
言也不知曾點行不掩焉者何處可見檀弓曰季康子
死曾子倚其門而歌於此而作歌可以見其狂否
曾點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須見得它因甚到得如此始
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它做得堯舜事業處不可以一
事言也行有不掩亦非言行背馳之謂但行不到所見處
耳倚門而歌亦略見其狂處只此舍瑟言志處固是聖人
所與然亦不害其爲狂也適此流入老莊去矣

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集註云浩然蓋大

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不自浩然失養故餒其
藹味氣體之充與下面浩然之氣兩箇氣字大意似同
而精微密察處略似有異前面氣字若專主形於外者
而言後面氣字若專主發於內者而言
氣無二義但浩然之氣乃指其本來體段而言謂體之充
者泛言之耳然亦非外此而别有浩然之氣也
反身而誠者知至之功強恕而行者力行之事知之在
前行之在後與篇首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
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文勢略同未審是否
反身而誠乃是反求諸身而實有是理如仁義忠孝應接
事物之理皆真有之而非出於勉強僞爲也此是見得透
信得及處到此地位則推已及物不待勉強而仁在我矣

朱子集註 卷之五 張格

下言強恕而行者蓋言未至於此則當強恕以去己私之蔽而求得夫天理之公也

孟子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集註云言四體雖不能言而其理自可曉也似若指在人而言

集註此義近看得似未安恐只是說四體不待安排而自然中禮也

舜不告而娶告則廢人之士倫則娶為重而告為輕不幾於禮輕而色重賢者飢於土地賙之則受免死而已則免死為重索身為輕不幾於禮輕而食重禮固重於食色矣然禮亦有八體小節之殊而食色所係亦自有小大緩急之不同孟言之詳矣無可疑也

答歐陽希遜

厭示卷子已悉疏其後矣時亨處亦有二紙可互見也
德為况如何无瞻已歸未也吾人為學自為已事豈以時論而少變千萬勉力

謙之前此請問曾點氣象從容辭意灑落堯舜事業亦優為之先生批教云曾點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須見得它因甚得到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它做得堯舜事業處謙之因此熟玩集註之語若曰但味其言則見其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而用舍行藏了無所與於我見得曾點只是天資高所見處大所以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惟其識得這道理破便無所係累於曾中所謂雖堯舜事業亦優為之自其所言以逆諸其日用之間而知其能爾也何者堯舜之聖

只是一箇循天理而已然曾點雖是見處如此却無精微縝密工夫觀論語一書點自言志之外無一語問答為則其無篤實工夫可見矣使曾點以此見識加之以鑽仰之功謹於步趨之實則其至於堯舜地位也孰禦本朝康節先生大略與點相似伏乞指教

人有天資高自然見得此理真實流行運用之妙者未必皆由學問之功如康節二程先生亦以為學則初無不知也來喻皆已得之大抵學者當循下學上達之序庶幾不錯若一向先求曾點見解未有不入於佛老也

謙之前此請問語孟仁不同處先生批教曰集註中云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此言極有味可更思之近來却覺看得論語中答諸弟子問仁處如告之以主敬行恕

告之以先難後獲之類往往不是先藥其人之病痛是其人未到仁者地位未可以抽關啓鑰告之且為它安下一箇為仁底根脚根脚平正牢固然後却可語之以仁若答子貢之問直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可以觀矣樊遲問仁告之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氏以為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似得聖人之意矣若是根脚不穩而語之以仁縱使能用力焉果能為我有乎根脚既正雖不告語之亦自然能尋求向上去也前此讀論語見聖人答問仁之語其說不一便將作聖人言仁廣大周徧底意思看了是以求其要領而不可得却把孟子言仁處看小了遂謂孟子之言不如孔子廣大周徧今此却看得孟子所言

側隱之心與夫人心等語乃是實指仁之端倪學者便可體認尋求便有靠實下手處於此益見得所謂心之德者乃是仁之真體蓋事事要得此心之安不使有一毫之不足處而愛者乃是仁之實不以吾身之外皆無與於我而一毫不卹也程子以西銘為仁之體其以此歟不知是否伏乞指教

此段看得大有病告欒遲三語便與告顏淵仲弓都無異故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安得謂姑為之安立根脚乎若此只是安立根脚即不知如何方是正下手為仁處耶大率孔子只是說箇為仁工夫至孟子方解仁字之義理如仁之類仁然仁字又兼兩義非一言之可盡故孔子教人亦有兩路愛人即孟子剛德之心說而程子易傳亦有

專善備言之說如熹訓釋又是孟子程子義疏可更詳之謙之前此請問孟子程子論才處曾妄為之說曰性無不善而氣有清濁人之有昏明強弱者氣使之然也才發於性固無有不善也氣稟之清而本性常用則才固無不明且強也氣稟之濁而本性障蔽則或有以梏其才之美而使之昏且弱矣氣稟昏濁既蔽其性之善則遂併與其才而失之何者性固才之根本也此孟子所謂不能盡其才而非才之罪也故夫氣之清則能盡其才氣之濁則不能盡其才然其才發於性自人氣之有清濁而後才始有盡不盡者焉則夫昏明強弱其本固不係於才而繫於氣也鄙問之前辨此時先生賜答不以為不可然謙之近來玩味孟子本文與集註之說又覺

前說殊未為當孟子之言若曰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可見其性之善也夫人之受此性以生也則必具此形體也有此形體則其才能固具於此形體之中若是器為刃也必能刺物也是器為舟也必能行水也是故有此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能思而求之以充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是所謂盡其所能也彼其不思不求不知所以充之者非無是能也不知所以盡其所能也其所以不盡其所能者則稟是氣之濁與夫陷溺其心者也程子所謂學而知之即孟子求則得之之論也程子所謂自暴自棄即孟子不盡其才之論也二說雖異不害其為同也不知是否伏乞指教謙之又觀集註曰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竊疑昏明是氣

強弱是才不知於才字上下昏明字如何伏乞指教氣稟之殊其類不一非但清濁二字而已今人有聰明通達事事曉了者其氣清矣而所為或未必皆中於理則是其氣之不淳也人有謹厚忠信事事平穩者其氣醇矣而所知未必能達於理則是其氣之不清也推此類以求之才自見矣

程子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又曰人生而靜已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謙之竊意明道所言生之謂性與告子所言生之謂性不同明道之意若謂人生而後方始謂之性前此天命流行未有所寄寓只可謂之善不可謂之性然以無可得名又是性之本源只且謂之性若論其體段則不可謂之性此

朱明

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性即
 氣氣即性蓋必稟是氣然後人之形體始立必命之以
 是性然後人之良知良能始具必有是性而後有是氣
 必有是氣而後有是性二者蓋不能以相離也人物未
 生之時天命之流行雖其未有底止不可謂之性而性
 之本真實渾然而無所間雜人物已生之後氣質之成
 形雖其理已命于人始得謂之性而性之本體始與氣
 質交雜而有待於察識其端倪矣程子所謂性即氣氣
 即性非謂氣便是性性便是氣蓋言其不相離也此程
 子所謂論性不論氣不論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
 是蓋以此也不知是否伏乞指教

此段近之

程子曰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
 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者是氣稟使然
 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謙之竊考夫下
 文所引水流為喻是所謂不是元有兩物相對而生也
 然既謂之流而復有濁則非自幼而惡矣既曰水之清
 則性善之謂也則不可謂之惡亦不可不謂之性矣既
 曰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有流而未遠已有所濁有出
 而甚遠方有所濁又曰清濁雖不同然不可謂濁者不
 為水也謙之竊以謂既是初流出時無濁者則後來雖
 有濁者或是泥沙濁之外物汨之不是元初水裏面帶
 得濁來到此方見也此則孟子所謂陷溺其心者也豈
 得以惡為不可不謂之性哉程子之言必有深意伏乞

指教

此所謂泥沙外物正指氣稟而言

程子曰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近觀先生答嚴時亨所問云易大傳言繼之者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與程子之說似若有異伏乞指教

明道先生之言高遠宏闊不拘本文正意如此處多若執其方而論則所不可通者不但此句而已須知性之原本善而其發亦無不善則大傳孟子之意初無不同矣

鄉黨非帷裳必殺之集註云朝祭之服用裳問時遺此一句正幅如帷要有裳積而旁無殺縫其餘如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裳積而有殺縫矣所謂有裳積恐是

若今制近要有殺聲是也要半下謂近要者袂半下而齊也齊倍要謂向下者闊倍於上面要也不知旁無殺縫之制如何恐是深衣之制裳下面是布為之近要者殺從其小以就半下之法所以旁有殺縫也伏乞指教

此讀集註遺下首句故其下皆無文理昨乍看之亦自曉不得也今添此句讀之自合見得分明矣帷裳如今之裙是也裳積即是指處耳其幅自全安得謂近要者有殺縫耶

論語君子周而不比字舊音毗志反集註無音古註集註皆為偏黨之義義之與比舊音毗志反集註音必二反孟子願比死者一洒之與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其

義與音又俱備無可疑者若御者且羞與射者比集註亦爲偏黨之義音必二反不知此字爲偏黨之義者皆當作必二反如何至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集註曰比連也音去聲所謂去聲者想却是作毗志反否伏乞指教

記得此字是用賈昌朝羣經音辨改定比今之諸侯一處改未盡耳更俟契勘然亦無甚緊要今日昏甚此等處恐不暇料理矣

孟子曰我不貫與小人乘貫舊音慣註曰貫習也集註無音亦曰貫習也恐是不須音轉亦可此等不應以煩瀆尊聽鄉里後生或來質問不敢以私意揣量以告伏乞尊察

貫若不音慣不知讀作何字如有別音即須補之若依據只是貫字則自不須音也此不暇檢可更詳之後便批來

答歐陽希遜

所論程先生爲飛魚躍必有事焉之語元德亦以爲疑此乃爲或問中舊說所誤今詳味之方見程先生說爲飛魚躍是子思喫緊爲人處以其於事物中指出此理令人隨處見得活潑潑地必有事焉是孟子喫緊爲人處以其教人就已分上略綽提撕便見此理活潑潑地也非以其文義相似而引以爲證也今看中庸且看子思之意見得分明即將程先生所說影貼出便見所引孟子之說只是一意不可以其文字言語比類牽合而使爲一說也凡若此類更宜深思

所論鬼神一章全不予細援引太多愈覺支離不見本經
正意可且虚心將經文熟看甚不能曉處然後參以章句
說教文義分明道理便有去著體物之義兩處說得如此
分明足可致思乃更泛然而問可見元不曾入思慮也祭
統所說如有見聞論語所說祭神如在皆是主於祭者而
言此章言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是主於鬼神
而言自有賓主如何却如此看體物使人兩又來喻言如
其神之在焉非真有在者也此言尤害理若如此說則是
偽而已矣又豈所謂誠之不可掩乎昭明焄蒿悽愴說
非是昭明謂光景焄蒿謂氣象悽愴使人神思灑淅如漢
書云風肅然者宰我答問一章所論鬼神正與中庸相表
裏今且先看令中庸意思分明却看此章便見子細

仁勇一章雖非經文正意然文勢相聯讀者亦須識得
去著方見義理大小精粗縱橫貫穿無空闕處今觀所論
全未致思至如所引論語仁者安仁智者利仁豈是不知
有此兩句所以如此筆之於書決須更有深意今乃如此
草草看過率然發問殊非所望於朋友也

答嚴時亨 世文

五行之生各一其性

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為性即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
則此全體墮在氣質之中耳非別有一性也

明道言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

人生而靜是未發時以上即是人物未生之時不可謂性
才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性是性

之本體矣然其本體又未嘗外此要人即此而見得其不
雜於此者耳易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
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雜也

程子以忠為天道恕為人道莫是謂忠者聖人之在已
與天同運而恕者所以待入之道否

聖人處已待人亦無二理天人之別但以體用之殊耳
放於利而行多怨南軒獨以為已之怨人

南軒說固有此理只是此章語意只合如古註及程子說
不容一語可兼二意虛心平氣靜以察之當自見得不可
以其近裏而遷聖人之本意以就之也

發已自盡謂忠循物無違謂信所謂發已莫是奮發自
揚之意否循物無違未曉其義如何

發已自盡但謂凡出於已者必自竭盡而不使其有苟簡
不盡之意耳非奮發之謂也循物無違謂言語之發循其
物之真實而無所背戾如大則言大則言小則言小言循於物
而無所違耳

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

楊墨皆是邪說無大輕重但墨氏之說尤出於矯偽不近
人情而難行故孟子之言如此非以楊氏為可取也孔墨
並稱乃退之之繆然亦未見得是與原道之作孰先孰後
也

簡易引東萊解禹貢一段

此說大槩得之然亦不必言先為其難大抵只是許多道
理須要理會得分明後方無窒礙不費力而自簡易耳如

治亂繩若不解放得開豈能自成條理而不紛糾耶
三重當從伊川之說

伯者之事不得爲善此章正與上章相發明乃是相承爲
文非隔章取義也

六言六蔽說

此亦但疑其文有不同耳先立題目又令復坐而後言之
亦似太鄭重也

答嚴時亨

問目各已批出請更詳之禮書近方略成綱目但疏義雜
書中功夫尚多不知餘年能了此事否當時若得時亨諸
友在近相助當亦汗青有期也浙中朋友數人亦知首尾
亦苦不得相聚未有見日千萬自愛更於義理切身處著

實得一步則所以守此身者不待勉而自矣

某昨來請問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傳云五行之生隨
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
然大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不在
又可見矣各一其性周子之意固是指五行之氣質然
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木之曲直金之從革土之稼穡此
但可以見其氣質之性所稟不同却如何便見得太極
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此性字是指其義理之性之無
不在也莫是如上一節所謂五行異質而不能外乎陰
陽陰陽異位而皆不能離乎太極即此可見得否覺得
此處傳文似猶欠一二轉語每讀至此未能釋然先生
答云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爲性即太極之全體但論氣

質之性則此全體墮在氣質之中耳非別有一性也某
反復思之誠非別有一性然觀聖賢說性有是指義理
而言者有是指氣稟而言者却不容無分別敬讀誨語
謂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為性即太極之全體始悟周子
所謂各一其性專是主理而言蓋五行之氣質不同人
所共知也而太極之理無乎不具人所未必知也此周
子契緊示人處今所在板行傳文皆云五行之生隨其
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詳此文義這箇性字當指氣而言
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中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
中而性之無不在又可見矣詳此文義這箇性字當指理而言一段之
間上下文義頗相合恐讀者莫知所適從若但云五行
之生雖其氣質所稟不同而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

具於一物之中所謂各一其性如此則辭約而義明正
是回教所謂全體墮在氣質之中底意思伏乞指教
陰陽五行之為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一也故自陰陽
五行而言之則不能無偏而人稟其全所以得其秀而最
靈也

某昨來請問明道先生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
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
子言性善是也夫人生而靜是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此
已上誠有不容說者然自孟子以來至於周程諸先生
皆善言性者其大要指人物所得以生之理而言親切
著明今謂其所說皆不是性可乎性理之說本自精微
今謂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無乃使人致思於杳冥不

可致詰之境乎明道此段文意首尾大要是推明人生
氣稟理有善惡竊詳易係言繼之者善正謂大化流行
賦與萬物無有不善孟子言性善止是言義理之性人
所均稟初無不善皆是極本窮源之論引此以明人生
氣稟理有善惡似不相侔不知明道所見是如何先生
答曰人生而靜是未發時已上即是人物未生之時不
可謂性才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墮在形氣之中
不全性之本體矣然其本體又亦未嘗外此要人即
此而見得其不雜於此者耳易大傳言繼善即是指未
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
體初不相雜也以上是人物未生之時是其思慮所未
到伏讀批誨指示親切却覺得先

之說益有一辯何者人物未生時乃是一陰一陽之謂
道而天命之流行所謂繼之者善便是以上事何故言
以上不容說方其人物未生固不可謂性及人物既生
須著謂之性雖則人生已後此理墮在形氣中不全是
性之本體然氣稟不能無善惡者性之流也義理之有
善無惡者性之本體也然皆不可不謂之性要在學者
隨所讀書自去體認取今謂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深
恐啓人致思於杳冥不可致詰之境而大傳言繼善是
指未生之前則命之道也未可謂之性孟子言性是指
已生之後乃易大傳所謂成之者性而非所謂繼之者
善也明道却云凡人說性只是說得繼之者善也孟子
言性善是也此尤不可曉近思錄一書皆是刪取諸先

生精要之語以示後學入德之門戶而首卷又是示人以道體所在編入此段必不是閑慢處既有所疑未容放下再此扣請乞恕再三之瀆

此一段已詳於希遜卷中矣明道先生如此處多若以本文論之則皆不可曉矣要當忘言會意別作一格看可也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一章夫子既語之以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正是使之盡言一旦進用何以自見及三子自述其才之所能堪志之所欲為夫子皆不許之而獨與曾點看來三子所言皆是實事曾點雖答言志之問實未嘗言其志之所欲為有似逍遙物外不屑當世之務者而聖人與此而不與彼何也集註以為味曾點之言則見其日用之間無非天

流行之妙而用舍行藏了無與於我是雖堯舜之事業蓋所優為其視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末不可同年而語矣某嘗因是而思之為學與為治本來只是一統事它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所存三子却分作兩截看了如治軍旅治財賦治禮樂與凡天下之事皆是學者所當理會無一件是少得底然須先理會要教自家身心自得無欲常常神清氣定涵養直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程子所謂不得以天下撓己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事物者是矣夫子嘗因孟武伯之問而言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求也東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聖人固已深知其才所能辦而獨不許其仁夫仁

者體無不具用無不該豈但止於一才一藝而已使三
子不自安於其所已能孜孜於求仁之是務而好之樂
之則何暇規規於事爲之不緣它有這箇能解橫在肚
皮裏常恐無以自見故必欲得國而治之一旦夫子之
問有以觸其機即各述所能子路至於率爾而對更無
推遜求赤但見子路爲夫子所哂故其辭謙退必竟是
急於見其所長聖門平日所與講切自身受用處全然
掉在一偏不知今日所存便是後日所用見得它不容
將爲學爲治分作兩截看了所以氣象不宏事業不能
造到至極如曾點浴沂風雩自得其樂却與夫子飯蔬
食飲水樂在其中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襟懷相似
程子謂夫子非樂蔬食飲水也雖蔬食飲水不能改其

樂也謂顏子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
其所樂也要知浴沂風雩人人可爲而未必能得其樂
者正以窮達利害得以累其心而不知其趣味耳夫舉
體遺用累身亂倫聖門無如此事全不可以此議曾點
蓋士之未用須知舉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天理自然
之安方是本分學者曾點言志乃是素其位而行不願
乎其外無入而不自得者故程子以爲樂而得其所也
譬如今時士子或有不知天分初無不足游泳乎天理
之中大小快活反以窮居隱處爲未足以自樂切切
然要做官建立事功方是得志豈可謂之樂而得其所
也孟子謂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
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

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孟子所謂君子所性即孔子顏子曾點之所樂如此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物各付物與天地同量惟顏子所樂如此故夫子以四代禮樂許之此浴沂風雩識者所以知堯舜事業曾點固優爲之也然知與不知在人用與不用在時聖賢於此乘流則行遇坎則止但未用時只知率性循理之爲樂正以此自是一統底事故也龜山謂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外邊用計用較假饒立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如子路當蒯瞶之難知食焉不避其難而不知衛輒之食不可食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後來所成就止於如此正爲它不知平日率性循理便是建功立事之本未到無入不自得處夫子之不與其有以知之矣所見如此不肯馳否乞與訂正此一段說得極有本末學者立志要當如此然其用力却有次第已爲希遜言之矣

答嚴時亨

生之謂性一章論人與物性之異固由氣稟之不同但究其所以然者却是因其氣稟之不同而所賦之理固亦有異所以孟子分別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有不同者而未嘗言犬之氣牛之氣人之氣不同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一章亦是如此若如所論則孟子之言爲不當而告子白雲白羽白玉之白更無差別反爲至論矣程先生有一處有隙中日光之論最爲親切更須詳味於同中識其所異

異中見其所同然後聖賢之言通貫反覆都不相礙若只據一偏各說道理則互相逃閃終身間隔無復會通之時矣

周章

杞柳之性固可以為柶捲然須斫伐裁截矯揉而後可成故孟子言戕賊杞柳而後可以為柶捲也若杞柳可以為柶捲而梗楠不可以為柶捲又是第二重道理與此元不相入不當引以說也此等處須且虛心看它聖賢所說文義指意以求義理之所當乃為善學若如所論徒為紛擾不惟枉費思慮言語而反有害於窮理之實也

多怨之說固有此理但恐如此包裹費力聖人之言簡易平直未必如此屈曲且依程先生說為善

五行太極便與生之謂性相似以為同則同中有異以為

未嘗不同

親親長長貴貴尊賢皆天下之大經固當各有所尚然亦不可以此而廢彼故鄉黨雖上齒而有爵者則俟賓主獻酬禮畢然後入又席于尊東使自為一列不為衆人所壓亦不壓却它人即所謂遵也尊亦作儼如此則長長貴貴各不相妨固不以齒先於爵亦不以爵加於齒也

祭五祀說見於月令註疏甚詳可自考之

越縵之說註雖簡疏必詳此等可自檢看居喪不祭伊川橫渠各有說若論今日人家所行則不合禮處自多難以一槩論若用韓魏公法則有時祭有節祠時祭禮繁非居喪者所能行節祠則其禮甚簡雖以墨纒行事亦無不可也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張格

喪禮自葬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蓋哀不能文而於新死者亦未忍遽以鬼神之禮事之也自虞以後方謂之祭故禮家又謂奠為喪祭而虞為吉祭蓋漸趣於吉也酌酒有两說一用鬱鬯灌地以降神則唯天子諸侯之禮有之今其書亡不可深考一是祭酒蓋古者飲食必祭人以鬼神自不能祭故代之祭也今人雖存其禮而失其義不可不知

禮必本於太一高氏說恐不然

贛州所刊語解乃是鄭舜舉侍郎者名汝中間略者亦有好處但如所引數條却似未安今且論其一二大者如三仁之事左傳史記所載互有不同但論語只言微子去之初無面縛銜璧之說今乃捨孔子而從左氏史遷已自難

信又不得已而曲為之說以為微子之去乃去紂而適其封國則充為無所據矣此乃人道之大變聖賢所處事雖不同而心則未嘗不同故孔子歷舉而並稱之且皆許其仁焉更須玩索未可輕論也絕四之說充為無理且更虛心看集註中所引諸先生說不必如此求奇失却路脉也

答曾光祖 興宗

知別後為學不倦甚慰然所謂念欲刻苦加勤又恐遂成助長之患而致知之功亦非旦夕可冀則似未得箇下手處也大綱且得以敬自守而就其間講論省察便是致知知得一分便有一分功夫節節進去自見欲罷不能不待刻苦加勵而後得也但目下持守講學却亦不得不刻苦加勵不須遽以助長為憂也

答曾光祖

所示問目甚慰所懷此是求其放心乃為學根本田地既能如此向上須更做窮理功夫方見所存之心所具之理不是兩事隨感即應自然中節方是儒者事業不然却亦與釋子坐禪攝念無異矣所論內外賓主之辨意亦得之但語猶未瑩須知在內之日多即是為主在內之日少即是為客耳主式乃伊川先生所制初非朝廷立法固無官品之限萬一繼世無官亦難遷易但繼此不當作耳有官不妨牌子亦無定制竊意亦須似主之大小高下但不為判合船中可也凡此皆是後賢義起之制今復以意斟酌如此若古禮則未有考也大學或問之誤所疑甚當中間已脩定矣今內去兩本幸收之偶歸故居監視社倉交米

草草作此不暇它及正遠千言進學自愛只如前所論用功久之自當有進蓋已得其要領不易如此切已致思也

答曾光祖

熹行役已涉建昌之境垂老復出非力所堪深以愧歎耳所示為學之意甚善此事元無窮盡不可計功程但當鞠躬盡力看到甚地位耳

答曾光祖

所詢喪祭之禮程張二先生所論自不同論正禮則當從橫渠論人情則伊川之說亦權宜之不能已者但家間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則不敢舉而俗節薦享則以墨衰行之蓋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唯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也如此則於遠祖不必別議稱所矣卷主禮經所說不

一亦無端的儀制竊意恐當以六祥前一日祭當遷之主告而遷之然後次日撤几筵奉新主人廟似亦稍合人情幸更詳之此事尚遠可徐議之也

答曾光祖

橫渠曰仲尼絕四意有思也夫子嘗言學而不思則罔又言君子有九思今橫渠之言與此相反絕四是聖人事不思不勉者也學者則思不可無但不可有私意耳

伊川易傳序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典禮則辭無所不備其曰象曰辭固皆理之所寓然其曰體用一源未知三者以何為體以何為用又所謂典禮者無非天叙天秩之自然不知

於會通處如何而觀易中之辭何者備之

上四句其說已見於太極圖解後統論中矣觀會通是就事上看理之所聚與其所當行處辭謂卦爻之辭

橫渠云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其謂實有諸已乃能為仁雖仁有久近之不同然非有諸已不能也其所以三月日月者特主義理客氣消長分數之多寡耳非三月日月有內外賓主也

所謂實有諸已乃能為仁不知實有是有何物為仁是為何事知得此意方可理會內外賓主之辨

明道曰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它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興宗未燒其說

人有目畏尖物者明道先生教以室中率置尖物便見之
熟而知尖之不刺人也則知畏者妄而不復畏矣便疑當
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無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其生謂言行事爲之見於外者既有所省便是未得安然
無事

答魯景建

辱書文詞通暢筆力快捷蔚然有先世遺法三復令人覺
疊不倦所論讀書求道之意亦爲不失其正所詆近世空
無簡便之弊又皆中其要害亦非常人見識所能到也然
文字之設要以達吾之意而已政使極其高妙而於理無
得焉則亦何所益於吾身而何所用於斯世鄉來前輩
其天資超異偶自能之未必專以是爲務也故公家舍人

公謂王荆公曰文字不必造語及摹擬前人孟韓文雖高
不必似之也况又聖賢道統正傳見於經傳者初無一言
之及此乎至於讀書則固吾事之不可已者然觀古今聖
賢立言垂訓亦未始不以孝弟忠信收斂身心爲先務然
後即吾日用之間參以往訓之指反覆推窮以求其理之
所在使吾方寸之間虛明洞徹無毫髮之不盡然後意誠
心正身脩而推以治人無往而不得其正者若但泛然博
觀而槩論以爲如是而無非學如是而無非道則吾恐其
無所歸宿不得受用而反爲彼之藉本心講端緒者所笑
矣鄙見如此幸試思之有所未安復以見告甚幸甚幸錄
示先大父司直公所記龜山先生語前此所未見然以其
它語推之知其誠出於龜山無疑也所示佳篇句法高簡

亦非世俗所及然憤世太過恐非遜言之道千萬謹之尤所願望

答曾景建

便中辱書備知向來徧參反求始末而又深以主一窮理得所歸宿為喜也此日秋清計所履益佳勝從事於斯亦當益有味矣然二事知之甚易而為之實難為之甚易而守之為尤難主一之功固須常切提撕不令間斷窮理之事又在細心耐煩將聖賢遺書從頭循序就平實明白處玩味不須貪多但要詳熟自然見得意緒若驚於高遠涉獵領解則又不免如向來之清話欲求休歇而反成躁亂也示及與柴君書甚善不知渠以為如何今人亦未說到此異端之蔽自是已分上差却入路欠却功夫其迷溺者固無足道其慨然以攘斥為已任者又未免有外貪內厭之患亦徒為饒饒而已若之何而能喻諸人哉幸更思之甚於已分上真實下得切已功夫則於此等亦有所不暇矣

答曾景建

所示詩文疑問其間頗有曲折俟黃光歸奉報熹以臺評蒙恩鑄免尚為輕典感幸深矣而所連及反罹重坐令人愧湯今因其行草草附此恐其在塗有合料理事得為垂念幸甚其人辨博多所該綜亦可欵扣也

答曾景建

前此辱書蔡季通行曾附數字奉報矣所論主一之功甚善但讀書須更量力少看而熟復之只依文義尋箇明白

處去自然有味不在極力苦思轉求轉遠也先德所抄龜
山語以它書考之不妄然却不及向來所記雜說數條必
是又有李蕭遠所定也所問兩條三省事鄙意正如此後
段之云亦可謂惟論矣今既知其繆便直置之不須與辨
且自理會已分功夫可也科舉之學在賢者爲餘事但公
家自有文章大宗師何故不學而學它人不好處一向如
此不惟議論不正當併與文章亦成澆薄無餘味矣爾
未暇細看然此等亦未須閑費日力也

答曾景建

季通遠役深荷煖熱之意今想已到地頭矣其所論律歷
允精詣恨與賢者相聚不久未極其底蘊也三篇甚勝卒
章太工而僕不足以當之也爾雅竟未暇細考但釋觀篇
恐非如所判定也禮書已略定但惜無人錄得亦有在黃
直鄉處者聞吉父在彼必能傳其梗槩然此間後來又有
續修處及更欲附以釋文正義卒未得便斷手耳乾坤性
情之說以三隅反之何疑之有性情本是一物特以動靜
而異其名耳

答曾景建

別紙七條第一論勿動勿思者動可以該思而思不可以
該動故聖言如此非有先後淺深之序也但立語用功自
是合如此耳第二論曾點言志以爲便欲進取揖遜泰和
氣象殊非本意彼亦但自言其日間受用處而自它人觀
之則見其或出或處無所不可雖堯舜事業亦優爲之非
專指揖遜而言也第三論問答衛君一條以爲有所畏避

亦非是此只是禮合如此耳此等處相似而不同只差毫釐便有公私之異不可不察也第四論呂氏恍惚之說未有大病不須如此迴避且認取正意可也上章第五責原壤三語須作一句看若只老而不死則聖賢固有壽考者豈可以其竊天地之機而謂之賊耶第六射宿亦不必如此說第七按史記之言如此必有所据非馬遷自造之語也蓋今關雎三章皆是關雎之亂其前必有散聲序引之類有聲無詞而此其卒章也若止第三章是亂則史之言不如此矣此七條者其首二義更宜思之第二條尤須體認不可草草其下五條則皆非所急又看得差了且須虛心認取聖賢立言教人用功之正意不可只如此容易立說也

答曾景建

參同舊本深荷錄示已令蔡伯靜點對附刻新本之後矣但龍虎經却是取法參同亦有不曉其本語而妄為模放處如論乾坤二用周流六虛處可見踈脫試考之可見也近來不知所觀何書或有所見因風筆示若得乘此春暖與東父相約俱來以踐前約豈勝幸甚征苗之說甚新但恐其它無此比數兼若如此則禹自當班師不待伯益贊之而後決矣此等無所考据不若姑置之而涵泳於義理之實之為得也

考異補遺

荅林德父伊川曰心具天德內條與諸先生議論不同下

本有盡心知性此是大學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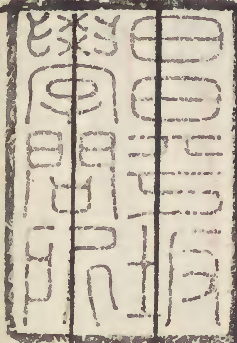
皆從心上用功本有如一如操舍存亡求放心之類

荅嚴時亨遷聖人之本意以就之也問有禮無大小未

嘗不重於食色不可謂食色有時而重於禮食色重

處是亦禮之重答此章無他可疑熟讀本文自可見矣

荅曾光祖仲尼絕四意有思也本下本有竊意



Vertical handwritten characters on the left edge of the page.

